

望素樓主著

勝字旗

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

8

望素樓主著

長篇武
俠小說

勝
字
旗
第八集

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

版 權 所 有
不 准 翻 印

著 作 人 望 素 樓 主

發 行 人 劉 彙 臣

出 版 者 勵 力 出 版 社

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
電話掛號 三一〇九九

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長篇武俠小說

勝 字 旗

第八集目錄

第三十一回

履險探賊巢急迫仇敵得奇士……一
臨深取寶平添助力賴明珠……一

第三十二回

具表陳情懇辭微庸恩……二八
造因成果巧合鴛鴦譜……二八

第三十三回

憶舊恨重述苦竹坪……五四
宴新婚飽嘗閉門羹……五四

長篇武俠小說

勝

字

旗 第八集

望素樓主著

第三十一回

履險探賊巢急迫仇敵得奇士
臨深取貢寶平添助力賴明珠

上集敘至馬二甲因故主被害藉詞假作遊弋海上，不過前途茫茫歸向何所，真使他不敢想象，海上漂流終非長策，另開闢一個島嶼坐鎮？談何容易，附近千八百地海面，他豈容別人立足，若到遠處去開生荒，自己這點本領如何能够充得住門面，左思右想，沒有好的辦法，只得苟且海上漂零，連日食糧行將用盡，硬着頭皮駛回近島，想得便上些食品，正趕上吳凱、郭升、小姑娘等，幾位英雄，乘船探察海面動靜，馬二甲這隊賊船，正在饑不擇食的當兒，送上門來的買賣怎肯放過，一聲呼哨包圍上來，吳凱郭升兩隻船果被他圍住，還未撈到真正油水，小姑娘的船隻就衝入，一經上手便把賊船攪了個落花流水，馬二甲竟被劉鉄玉的拖金鎖生套過來。

經杜爺略一問訊，他便盡吐實情，在馬二甲覺得鮑洪濤對自己都不能饒，吳勝春是他們當年萬仞山爭雄的對頭，現在自己又是做的海盜生涯，無論從那一方面說，也沒有再活下去的理由，索性痛快說了實話，把這條性命趕快交待，反正是死，也強似落到鮑洪濤手裏，他的想法是如此，然而

天下事往往出人意外，說出自己是吳勝春的影響計，人家不但不記仇恨，反而更加禮貌，將自己讓至客位，形同賓主，對坐談話，只要是血氣之輩，都有點天良存在，馬二甲受了杜爺的誠意感動，知無不言。

杜爺看他口服心服，也將這次小姑娘南來的任務告訴了馬二甲，並問及貢物之事，馬二甲蹙眉道：「這件事杜爺您虧得問着我，問別的夥計他們還許不曉得，貢物是連銖島的賊人劫去的不錯，但是如今島子上面却找不到此物，因為做這案子全是葛道士的主謀，目的並非爲的發財，是要借此含沙射影，移禍與山東蠻小姑娘」遂將葛道士帶來勝字鏢旗，做過案的時候，故意在江湖招搖，並派人暗地散佈流言，粵江上下都曉得勝字旗却是海盜，馬二甲說了這些，然後歸到正題說道：「因爲這些緣故，把劫來的貢寶藏到一個極秘密險要的地方，就是把島子平了也不能發現。」

杜爺最大目的是訊問貢寶下落，聽到平了連銖島也找不到貢物，深爲驚愕，趕着問道：「你就快話貢寶隱藏的地方罷，別的不用詳細說了」馬二甲面現緊張之色說道：「貢物劫到之後，爲防萬一被官家發現，由幾個精通水性的人，穩放在連銖島西南角龜腳礁底下一個石洞內，聽說這個地方是個海眼，深邃無底，水往下旋，小船都不敢接近，普通泗水的人，到在那裏也失了作用，連銖島差不離人人識得水性，可是能到龜腳礁底行動的只有水底蛟遲虎，連鮑洪濤聽說還勉強呢」

經這一番澈底談述，賁物下落全然得到，只是如何取出尙須慎密計劃，遂向馬二甲說道：「馬二哥，你能說出這些忠實言語，就是很大的功勞，你如洗手不幹，我可薦你到裕將軍那裏當差，若是無意於此，也可送你回籍，反正這連銖島不久破滅，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，你是不便回去了。」馬二甲聽說，急忙叩頭謝道：「小人失足乃是跟隨吳掌櫃受了奸人欺騙，中心悔恨，正恐今生不能拔除，杜爺抬舉恩同再造，那有不願意的道理，不怕當名營兵，也是一條生路，連那兩個夥計也是如此。」杜爺見他誠心改邪歸正，忙將他拉起，安慰幾句，便同小姑娘、劉鉄玉商量進攻方策。

小姑娘同劉鉄玉是非常喜悅，只要得到賁寶的下落，不怕他是龍潭虎穴，終會被取出來，小姑娘道：「我們既然來到此地，索性衝上島去破了他的巢穴再說。」劉鉄玉道：「破他的巢穴自不成問題，不過最要緊的是防他逃走。」杜爺道：「這樣辦罷，就讓吳郭兩人趕緊回去，調集大隊船隻前來，遠遠的將島嶼包圍，我們今晚由馬兄作嚮導先往連銖島探視一番。」小姑娘點頭答應。

當下分派一定，吳凱郭升回頭調集船隻去了，這裏小姑娘便同杜爺商量，實地探察連銖島，復叫過馬二甲問島上虛實情形，馬二甲道：「這島四面都有船兵圍繞，惟獨東北角形勢天險，沒有船隻把守，不過這地方是懸崖峭壁，高愈十丈，鬼面巨石滿長綠苔，滑如凝脂，連寸草絲蔓都不生長，沒有半點東西可以攀附，休說是人，就是猴猴也休想上去，上面一片園林，養着猛獅巨象，除了

這地方別處都是船隻密佈，鳥兵逡巡，不容易攔到近前窺探。馬二甲說的難於登天，小姑娘聽說有這樣的好所在，就像獲得甚麼異跡似的，心中歡喜非常，笑道：「既有這樣的好所在，正是天假其便，今夜我們就到島東北角察看一番到底是一連銖島。」遂分付馬二甲操舟往連銖島東北角進發。

沉靜夜色，漫漫海天，渺如粟粒的一葉扁舟，浮在大海之中，眞像是百千萬億無量數中的一星微塵飄浮在大千世界，那裏還瞧見甚麼東西，馬二甲駕輕就熟，躲着鳥兵遊弋路綫，往南駛下，不多一會，轉往正東飛駛下去，走了多時，又轉向南方，前面隱約現出連續不斷的島嶼，馬二甲用手指着回首向杜爺說道：「前面第二個較高的峯頭就是連銖島。」杜爺同小姑娘、劉鉄玉一同向前望着，分付加緊疾駛，山迎人面，越挨越近，轉瞬相距不遠，一路上別提多麼順利，但馬二甲是這樣想，這地方是無法採訪一點蹤跡，您幾位總然本領再高，也不過看看而已，好在自己是聽分付，也沒有勸諫的資格，尤其到這寂靜地方，免得風吹草動，惹下事非，在這種情勢下若教鮑洪濤他們得住，更得千刀萬割，馬二甲胡亂想着，船隻已接近連銖島的東北角。

遠處都有燈火明滅，惟獨這一隅昏暗無光，小姑娘抬頭望去，只見峭壁懸空，陡立在浪濤之上，遠遠望去，像是懸着一幅廣闊無邊的灰色幔帳，在斜月殘輝之下，湧現出點點水珠，儼同無數魔

鬼蹤伏在暗隙擠眼，除此之外上面一草一木也難以看到，真是「猿猴欲度愁攀緣」，小姑娘同杜小明、劉鉄玉觀着一會，端的是個險要所在，可惜這天然形勢，竟爲海盜憑藉負隅，造物何其不仁？杜爺不禁嗟嘆，馬二甲在旁說道：「杜爺您看不是麼？這地方就是如此天險，若想上去，除非生得挺硬翅膀，鷄兒鴨兒連半崖也飛不到」。

馬二甲正在說着，小姑娘笑向杜小明道：「叔叔您同劉伯伯在此等我，我先上去察看些動靜」杜爺微微點首，馬二甲却心中納悶，靜看她怎樣升騰，只見小姑娘向空望了望，抽出星紋寶劍迎風一晃，彩光一閃便不見了，馬二甲空跟着吳勝春闖蕩這些年，梭拳瞪眼的人物見的固然不少，可是一晃就不見的身手，這還是第一次開眼，只哦了半聲，便強自咽住，心頭兀自跳蕩，自己幾乎不相信會親見這樣怪事，然而擺在眼前的事實沒有半點虛假，無論從甚麼地方測驗不是做夢，雖然萬分驚訝，但當着杜爺劉爺近前也不好大驚小怪，只有強自鎮靜，看是怎樣結果，杜爺劉爺很安閒的談着閒話，似乎未把這件臨危履險的事情放在心上。

小姑娘飛臨絕壁，見沿着峭壁又築了一層垣牆，裏邊雜樹叢生，亂石矗立，再往裏走，靠北沿牆是一列壘壘墳塚，細辨視一下，看是一例巨石築成的屋子，小姑娘想起馬二甲會說這地方畜養着獅象，大概這就是那些野獸，這時是特來探察島上情形，也無暇抖抖這些龐大野獸玩，她從叢樹中

間向西南方穿去，霞未穿出林外，看到遠遠射出幾處燈光，知道那廂是有人住，纔想飛臨探察一番，忽然左斜方有條黑影一晃，行動極爲迅速。

小姑娘心想，這一定是島上的人出來巡視，看這人行動本領一定是島上的重要人物，若能捉得他豈不多知道些消息，萬一是鮑洪濤，更了却一番心事，想到這裏尾追上去，小姑娘纔一動作，那黑影似乎察覺，反手打過一件暗器，小姑娘一側身只聽嗖的一聲，接着樹枝批吧響了幾下落到遠方，小姑娘大怒，急往前追，那條黑影忽然反身撲來，來勢極爲凶猛，連人帶劍一齊趕到，小姑娘撥開敵劍便鬥起來。

過了幾招，覺出對方根底不薄，暗道怪不得這些東西在此橫行，原來真有能手，然而任他再有本領，和小姑娘相比豈不是螻蟻撼山，鼯鼠渡海，那能來得及？小姑娘的星紋寶劍本可隨時制敵人死命，但她一來稟承師命不肯輕易傷人，再則對這賊子，起始就是本着活捉的念頭，那肯傷他呢，可是只這輕描淡寫，對方已經覺出喫不消，正門中間將身一躍，跳出兩丈開外，脚甫點地騰身躍起，沿着樹梢向東北角飛下，小姑娘暗笑難爲你還有這樣本領，一躡身也隨後趕來，剛臨到峭壁石牆，已被小姑娘追及，那人好生着急，使個鯉魚打挺，一頭札到海裏。

這地方相距小姑娘那船隻不過十來丈遠近，若在往日窮寇莫追，小姑娘必不迫人過甚，但這時

賊人一投海，她更認定不是水底蛟遲虎，便是鮑洪濤，這兩個賊人，無論擒得那個都有用處，她既有了這種成見，如何肯捨，毫不猶疑也隨着投到水中，那賊人到在水裏，和魚兒一般靈活，好似有了憑藉，往底一沉，急往西北石礁脚下泳進。

這次小姑娘沉下水去也發現點異徵，只見眼前一片通明，毫髮可鑑，比在陽光底下看東西還清亮，賊人的一舉一動，看的十分清楚，那賊還妄想憑藉水力制勝，他仗着水底功夫超羣邁衆，想借此一擊，當小姑娘沉下水去的時候，他泛起一團水花，仰聲上去，覺得敵人驟然躍下，總然識得點水性，也難當出其不意，誰想水花泛起，自己未經看清，却被件東西猛力一撥，身不由己，和斷線風箏一般斜翻下去，他覺出敵人水底功夫也難較量，雙足一登，和一隻快艇似的駛去，越到一叢海底巨石潛藏住身形，待小姑娘趕來，他却突從側方襲擊，他覺這一次一定十拿九準保險成功，却不料小姑娘早覷明白，讓過風頭只照他的右脅輕輕一點，好似膠皮車撒了氣筒子，兀自動彈不得，小姑娘奪過他的寶劍，握住賊人的右腕猛力反上。

自小姑娘飛上絕壁，杜爺劉爺時刻注意，停了好些時間未曾返回，劉鉄玉就要飛上去探察，杜小明道：「她不會有甚麼閃失，她既囑付我們不要上去，我們且少待一會」劉鉄玉點點頭，注視着上邊動靜，正在觀察間，忽然由上邊先後飛下兩個人沉下水去，方在驚愕，一陣浪花湧起，小姑娘

飛臨船上，生擒得一個人來。

杜爺又驚又喜，劉鈇玉道：「我們正打算去接應你，您就回來了。」小姑娘笑道：「擒得一個水賊頭目，我猜不是鮑洪濤，便是水底蛟遲虎，只要是他，不管是那個都有用處，讓馬二甲認一認。」杜爺道：「這人絕不是鮑洪濤，馬兄你就看看他是甚麼人。」方纔這些驚險節目，映在馬二甲的眼簾，和電光石火一般驚心動魄，幾乎失了知覺，及至杜爺讓他認人，他纔清醒過來，只投了一眼便道：「他不是遲虎，我在高上就未見過這麼一個人。」小姑娘好生奇怪，用手復將他的右脅點一兩下，那人打個寒慄恢復過來，劉鈇玉將他帶到艙間，小姑娘同杜爺也跟下，就着燈光一看，好生奇怪，這人長的黃髮藍睛，長鼻高額，紅紅的臉堂，竟不似中國人樣子，這傢伙長像既怪，動作更怪，帶到艙間之後，二目緊閉，咬緊牙關，小姑娘怎樣問，他是一聲不哼，越問他，眼睛閉的越緊，眼角腮邊縐起層層縐紋，又可憎，又可笑，樣子似乎表示着靜待等死，小姑娘回頭向杜爺說道：「這東西如此混帳，杜叔叔您問問他。」杜爺答應着向那人睇視一番，忽然憶起：「哦，這人好面善。」杜爺一言發出，那人似乎也覺得晉熟，睜目審視良久，驚愕的說道：「噢……您原來不是賊。」他這一發話，杜爺認得清楚，急忙握着他的手笑道：「原來是南定道上相遇的馬兄，日前萍水相逢，今日又在此間得遇，人生何處不相逢，我們緣分不淺。」海鬼馬紅面呈羞愧，臉色紅暈越發的加

深，向杜爺熟視一番，嚙嘴說道：「原來你是杜爺，爲何也到此地，俺旣被擒，生殺全在你們，任便處治，都不在乎，俺馬紅栽到這步田地生不如死，咱們旣有一面緣，就請你杜爺趕快成全我」杜爺哈哈笑道：「馬兒這話講的太笑話啦，冒犯尊駕，讓杜某陪禮則可，別的怎會談到，南定道上相遇的時候，您就動問菊花青驄馬主是誰，現在馬主就在此間，我來給你介紹」說着，一手指着小姑娘，海鬼馬紅聞言，神色極爲驚愕，向小姑娘看了幾眼，說道：「原來您是山東寶小姑娘」跪倒便拜。

杜爺同馬紅答話的時節，小姑娘就覺得非常駭異，及至馬紅跪拜下來，小姑娘更是莫明其妙，趕緊同杜爺將他請起，馬紅的神色已不似先前那麼難看，笑着說道：「俺馬紅不會收在普通人手，原來是您，俺不但不算丟臉，正是俺的光榮」小姑娘見他對自己這般崇敬，安慰他幾句，問起何以知道我的名字，馬紅笑道：「這可不是新近聞名，我的師伯是龜山水竹菴覺因長老，我奉着師父遺命，每年須到水竹菴朝見師伯一次，在數年以前，他老人家就對我說，不久的將來江湖道上要有位超羣絕倫，世無其匹的人物出現，我聞得此言，怎不注意？便問這位出類拔萃的英雄是甚麼樣的人物，當時師伯面呈歡喜之色說道：「你放心，這位超類離倫的人物與我們大有淵源，她是棲霞山江月樓主弟子，山東寶小姑娘，他年江湖道上相遇，須知敬重，保能沾她的光輝」當時聽得這番言語

，我便牢記在心，每見師伯便問您的情況，據說你年齡過稚，尙未下山，前年我又朝見師伯，沒待我問，他老人家便說你已履塵世，並問我會否與您相遇，我答道：「沒有」師伯惋惜的笑道：「你的緣分太淺了」師伯對你這般推崇，我知道您是天人，便到山東訪求您，我趕到了山東，您便到東北去了，我因南邊有事，遂即返回，匆遽三年，不想今日在此相遇，真是意想不到，他日再見師伯，我便有話說了」。

馬紅很得意的述說過去事蹟，小姑娘纔明白他的出處來歷，重復爲禮說道：「原來我們是同門一家，適纔得罪，還望師兄恕罪」馬紅連稱不敢，並說：「不是這樣今天還是不能得遇高人，反正無論如何我今天是有造化的」小姑娘看這馬紅說話很是誠實，極爲喜悅，遂又問道：「馬師兄今夜爲何單來探察此島」馬紅笑道：「您這樣稱謂我總覺不敢當，像我這樣怎配給您做師兄，你就乾脆叫我馬紅，我心裏還塌實，要不您就叫我的外號馬鬼子」他這一客氣，小姑娘等不禁笑了。

馬紅又道：「我到這裏來是特爲探訪海盜的巢穴，因爲我有個朋友做了海上保鏢，去年押着一隊船隻由南洋北來，行經紅海濱，被這幫海盜將船隻全部劫去，我那朋友無力賠償，便自盡了，家產全都賠了人家，孤兒寡婦無法度活，我將他送回山東，這票買賣我也是介紹人之一，一來痛惜朋友家破人亡，再則自己也覺丟臉，這幫海盜成了我不共戴天的仇人，我約會了南海一帶幾位水陸英

雄，要和這幫海盜見個生死高低，他們尙未趕到，我獨自先來探察虛實，恰巧便遇得小姑娘您，但不知您幾位到此爲何事」小姑娘喜道：「原來我們辦的是一件事情」遂將裕將軍相約幫同尋覓贖寶，也是特來探察賊巢，不期與師兄相遇，真是天假其緣。

杜爺從旁說道：「同一是對付海盜，但尋覓贖寶的事情，比較私人仇恨大着百倍，馬兄既然到此，我們便一同努力，大功不難告成，馬兄要格外幫忙了」馬紅笑道：「杜爺您太客氣，我馬鬼子今日得見小姑娘，甘當大馬，聽受驅策，赴湯投火，在所不辭」他們越談越親密，進一步討論覓寶方法，小姑娘道：「據馬二甲說，賊子將贖寶隱藏在西南角下龜腳礁底，這地方水深湍急，不是特別善識水性的人難以到達，這件重大任務，少不得師兄要多多盡力」說着給劉鉄玉介紹引見，馬紅十分恭敬，又叫過馬二甲詳訊贖寶所在，馬二甲歷歷詳述，絲毫不爽，只是下去不易。

馬二甲正在滔滔述說，馬紅忽然注視着小姑娘一語不發，小姑娘不解他的意思，正要動問，海鬼馬紅忽然發話道：「還有一事未向您請教，小姑娘您身上帶的是甚麼法寶」小姑娘不解所謂笑道：「我怎會帶的法寶？除了這口星紋劍任甚麼沒有」馬紅搖頭道：「不對，我是對真人不說假話，你若是不帶着異寶，就是本領再高，在大海水底也不見的將我馬鬼子捉住，因爲我在水底行動像魚蝦一般便利，同時帶定一種海底隱形藩，這種藥藩是我們泗水人特別配製的，每放出一枝，方圓數

丈渾不見物，就是魚蝦眼睛也休想看見一點東西，即便遇得長鯨毒龍，只要放出海底隱形漆就能將他的眼目遮蔽，也可乘機逃走，也可得便制他的死命，可是您小姑娘在海底向我追迫的時候，情勢迫切，我連放了三支隱形漆，打算遮蔽您的眼目，我好逃走，誰知連發三支，全失去效力，這是我十餘年來水底縱橫，第一次遇見的奇異朕兆，所以我斷定你小姑娘定是帶着甚麼寶器」。

馬紅說的千真萬確，小姑娘却甚茫然，隔着利水軟皮甲探試兜囊，驀然想起臨行郭知府奉託轉交杜爺那對水火雙明珠，杜叔叔還待推辭，自己代他接過，直至現在還帶在身邊，不想竟會發生這大作用，怪不得鎮國禪師幾千里路展轉相遞，那般鄭重，原來不是件普通禮品，小姑娘想着解開利水軟甲，取出那對珠子，剛開匣蓋，就見寶光四射，幾乎奪取了燈火的光明，馬紅笑道：「一點不錯，就是這東西」小姑娘望着杜爺笑道：「這無價之寶乃是我新嬌嬌的東西，姪兒豈可久假不歸，現在既已發生妙用，我就奉還叔叔罷」說着雙手遞將過去，劉銖玉瞧着微微發笑，馬紅却是大惑不解，四個人八隻眼睛互視着。

杜爺窘的兩頰飛紅，若是別人向他說這些話，他或者立刻惱怒，惟獨小姑娘是何等身分人物，自己不但對她愛惜，並且沒有一點地方不使人折服，經過東北之行，這件事情她又澈底了解，如今當着人前公然叫出新嬌嬌，實在難以爲情，心中雖然不樂意，却又惱不得，很窘急的期期答道：「

現在辦正事要緊，你就帶着好啦。」劉鉄玉看杜爺十分窘急，又當着馬紅是初次見面，不忍得使他過於着急，遂從旁笑說道：「反正取寶的時候這件寶器也許還用得着，小姑娘你就暫且帶定用就是了，以待大事完成再奉還也不遲。」小姑娘望望杜爺，笑向劉鉄玉道：「那麼劉伯伯您作個保證罷，日後可不要讓新嬌嬌怪我。」說着復將那對珠子揣到懷內，杜爺紅漲着臉說道：「許久未見你作孩子氣，今日當着馬兄又這般淘氣，不怕笑話。」杜爺雖勉強責備，窘急樣子越顯露的利害，馬紅看到這般情形，如入五里霧中，可是自己是初次見面，不好向人動問，只得偏着臉兒假裝不解。

杜爺趕緊把話頭差開說道：「大隊官船不久就可調來，正式進攻尙須等待包圍好了再動手，免得打草驚蛇，讓賊人漏網，如今有兩位馬兄在此，我們何不趁此空閒到龜脚礁將那寶寶取出，先讓裕將軍喜歡。」劉鉄玉道：「只要覓回寶寶，大事就算完成了十之八九，其他枝節便容易辦，事不宜遲，總是越快越好。」小姑娘道：「我也是這樣想法，那麼咱就立刻前往。」計議已定，由馬二甲棹舟遠遠的繞着孤島左方渡向西南，島上巡弋的賊船，盡都燈死火滅，他們這片海天相連的島嶼，遠勝金湯，絕想不到風濤險惡的深夜會有人涉險履此，但是宇宙間的事情不能盡以常理推測，他們收拾的這麼嚴密，也就有這些特殊人物前來找尋，古人說過「固藏於隱微，發於人之所忽」，那是一點不錯。

就在海天沉沉浪急風高的夜裏，小姑娘的船隻和箭鏃一般向西駛進，走了一程，相距龜腳礁不過十餘里，將船停住，這片水面覺出波濤洶湧，船隻顛簸的格外利害，馬二甲指着前面黑胡胡的一片說道：「那就是龜腳礁，船是不能再往前進了，因為這地方鷲毛沉底，靠近龜腳礁船隻就有潛沉的危險，他們那些水鬼到礁底下去，都是在很遠的地方投入水中」馬二甲說着這些困難情形，面呈難色，馬紅又問海底情形，馬二甲道：「像我這樣的水上工夫，僅可跳浪游泳鬧着玩，還麼險惡的地方我是到不得，不過這件事情我却知道，若是尋得西南角石穴，準可找到寶寶」馬紅向小姑娘點頭笑道：「只要東西是藏在這礁底，我們立時就可把他取出，只我們兩人就够了，不用他人幫助，可是更要借重你的寶器，我在前路候您」說着一頭紮下水去，小姑娘笑道：「這個人做事到痛快，還是該當我們迅速成功」。

小姑娘一行說着緊好利水軟甲，佇立船頭向前瞭望一番，她却就近投下水去，腳登船舷向前一躍，就像一隻彩禽飄去，一晃就沒了影子，馬二甲又是一陣驚愕，海鬼馬紅沉下水去，使出海鯨逐食的急行法，照定龜腳礁的方向急行下去，他在水底專擅長的急行功夫，比旱地駛馬還疾，展眼的工夫就是十來里，突然覺得這地方的水勢起了變化，激蕩的十分利害，再往前進水層堅硬無比，不能和先前挺進那麼容易，只有運足氣力勇往前衝，又進了一程煞是奇怪，前面閃出一蓬蓬水柱，

粗可丈餘，旋轉的比風輪還疾，激蕩的水流四射，波濤洶湧，上下翻飛，恰似亂石崩雲，飛蓬炎火，馬紅看了不勝驚愕，暗想無怪馬二甲說的那麼難，自己水底縱橫這些年，博得海鬼渾號，總算可以了，水底形勢閱歷的實在不少，但是這樣險惡地方却是未曾見過，他明知前面已近龜腳礁，衝過却不很容易，轉道越過又不曉得是否四下都是如此，想到這裏，只得硬衝一衝看。

馬紅運足氣力，照定水柱中央穿去，他的意思是想穿破水柱勇猛突過這層難關，誰想並不這麼容易，當他猛力突到水柱，好似撞着一層堅壁，不但沒有穿過，反被倒撞回來不下十丈，馬紅大吃一驚，萬想不到水層會有這般堅硬，纔想另覓別道，忽然想起在船上誇的那番海口，倘使小姑娘隨後來到，看你在此逡巡不進，那成甚麼樣子？連這麼點地方都不能越過，你還配稱海鬼，那真連海蠅子都跟不上，他想到這裏，又突起百倍勇氣，觀察水柱的夾縫，水勢略緩，料定這地方可以衝得過去，於是重復運足氣功，照定夾縫穿去，這次他所料果然不差，霍地越過水柱層，身子甫經轉過，眼前一派通明，豁然開朗，水勢翻騰已不似先前那樣利害，向前縱目一望，不由好生慚愧，原來小姑娘立在前面向自己招手，馬紅嘆了一聲說道：「您早來了麼，我這海鬼今天算是遇着海神了」小姑娘笑道：「師兄不必取笑，您來看這是不是石穴」馬紅洶至近前，只見礁巖深處，堵着一層碑形石版，似是門戶的樣子，馬紅道：「據馬二甲的說法，這地方有八分像，待我啓開看個究竟」說

着走近石版盡量震撼幾下，猛力啓開，果然閃出一個深邃的石穴，小姑娘喜道：「一點不錯」。

正在這時，不遠的石蓬間，唧雜一聲，一條大鯊魚出現，連頭帶尾不下丈餘，小姑娘曾未見過龐然大物，一時高興，握劍在手，纔要趕去，海鬼馬紅看出她的意思，喂了一聲說道：「小姑娘你不要傷他，他在水底長這麼大也不容易，這畜生也是有骨頭有血的生物，他又不礙我們的事」小姑娘立刻止住，向馬紅笑道：「多謝師兄提醒我，不然差一點我就胃失了」那隻大魚似乎也解人意，掉過頭去，幌幌尾巴，「悠然而逝」，小姑娘也不再睬他，便與馬紅窺探這石穴。

爲了觀察清楚，小姑娘索性把水火燮明珠取出握在掌內，果然更加豁亮，馬紅喜道：「有了這寶貝便不怕他藏的嚴密」兩人照耀前進，約有數丈，向左一拐，發現一個天然石槽，上面覆着一層石版，馬紅仗着膂力過人，猛可將那石版移開，果然發現用生牛皮裹紮的四只箱子，馬紅小姑娘俱各歡喜，馬紅用手指着道：「大概就是此物」小姑娘點頭道：「別的東西不會放在這地方，管他是不是，我們先攜到船上看個究竟，不過四只箱子，未帶繩索綑綁，兩人攜取頗覺費力」馬紅笑道：「這樣罷，我們先帶上兩隻，我再來一趟」說着同小姑娘每人挾了一隻箱子出離石穴，突過水柱，向原道洩去。

說也奇怪，海鬼馬紅來時過這道水柱層那麼吃力，這時回程有小姑娘在前，渡過水柱層，一點

沒有兩樣，他深深嘆服水火雙明珠的效力，和小姑娘的本領，突開水柱層，普通幾里水程還不是縱身即到？展眼的工夫兩人一齊躍到船上，喜氣洋洋放下箱子，馬紅道：「我們先察看一下是不是黃物」說着用劍挑破牛皮，露出寶光四射，滿嵌珠玉的香木匣子，國璽護封依然留有痕跡，不是黃寶怎會有如此華貴？還未待詳審，馬二甲驚慌說道：「一點不錯，當日却得黃寶就是用生牛皮裹紮穩藏到海底的」杜爺同劉銖玉一同審視，果然不差俱各喜溢眉宇馬紅道：「既是不差，我再取上那兩隻，可是得借小姑娘您的明珠法寶用用」說着取了一條繩索握在手裏，小姑娘還要和他一同前往，馬紅堅辭不需，杜爺劉爺齊說道：「要不我們同馬兄走一趟」馬紅笑道：「割鷄焉用牛刀，這點小事做不來馬鬼子真成廢物了」說着便向小姑娘索那水火雙明珠，她一手遞着，笑向杜爺道：「叔叔，新嬌嬌的法寶借與馬師兄用罷」杜爺臉又一紅，瞪她一眼說道：「你又淘氣」馬紅取寶心急，無暇看他爺兩個鬥笑，握過明珠，翻身投入水中，他水底行動，捷似鯨蛟，又有水火雙明珠隨身，無形中增加諸多便利，出入水柱層毫不費力，來去迅速出人意外，小姑娘正與杜爺劉爺談論着龜脚礁底的形勢，忽然水花泛起，海鬼馬紅挾着兩只箱子一躍飛到船頭，眾人俱各驚愕，馬紅便將兩粒明珠雙手奉還小姑娘。

小姑娘接過復又盛入小小的金絲匣內，冷不防的塞到杜爺兜內笑道：「這寶貝如此可貴，我是

負不起保管責任，就此完鑿歸趙，劉伯伯還得給我作證，倘我叔叔保存不好，日後新孀婦可不能怪我。」杜爺沒想到小姑娘又和自己鬧，恨不得把這寶貝掏出丟到海裏，但那樣做太失掉長輩涵養，再說即便丟到海內，他們也會立時撈起，左右是泯滅不了這件東西，欲要重新把還給她，又須費一些話，當着生人更難爲情，真是啼笑皆非，無有好法安排，只得若無其事充着大方，笑道：「別的事小，我們應當將貢物急速送回。」劉鉄玉點頭稱是，於是掉過船頭往回進發。

比及天亮又到了漁船隊裏，衝出這片水流，正迎着吳郭兩人調集了大批官船前來，吳郭兩人過船向小姑娘請示調度方策，報告了船隻兵丁數目，小姑娘分付撥出五隻快船，讓劉鉄玉押着貢寶回見裕將軍，自己同杜爺分排船隻，約定當夜破連銖島，安排一定，大隊船隻復往前進，官船共分二路，每路分作三隊，前三隊由杜爺、吳凱、郭升擔任，後三隊以備接應，小姑娘同馬紅單帶五隻快船從東北角險道進襲，約定島上起火，官軍一齊進攻，黃昏時候，已距海島不遠，時近二鼓，已將連銖島三面包圍，又有擒獲的馬二甲等幾個人指引出入要口和水量深淺地方，十分得利。

這幫海盜憑藉着海隅天險，又有幾個特別能手，曾未把官軍放在眼裏，這次却得貢物明知官軍搜捕很急，他們覺得只要少出去做生意就算省事，那些草苞官軍必沒有力量來惹這島子，即便他們真是不量力而來，也絕討不得便宜回去，他們存着這種自信觀念，所以除了派幾條船到外海巡視以

外，島上戒備仍和平常無異，二鼓之後便息燈安眠，除了首腦頭目夜裏飲酒作樂以外，一般島兵到了時間，除有勤務以外，都在安息，他們的想法何嘗不對，可是天下事不能全由人的智力推測，應名點到的官軍固然奈何不得他，却不想裕將軍未到任之先就約請了寶小姑娘等幾個特殊人物，總然地勢人力佔得幾個優越條件，又當得何用。

時間一刻一刻的催逼，包圍的船隻漸次向前靠攏，靜觀島上動靜，小姑娘同馬紅靠近東北角天險，這地方是他們經過的熟路，馬紅道：「我們就上去罷」小姑娘道：「你尋個地方放火，我拚他幾個頭目」說着兩人一齊飛上，小姑娘穿越樹林，尋向正廳，這裏却是黑洞洞的沒個人影，往西越過一帶石牆，前面幾幢房屋閃出雪亮的燈光，並有嗚嗚的喇叭聲音，和着幾樣粗糙樂器，靡靡之音不覺使人感到興趣，小姑娘順着暗陬前進，後面來了兩個島兵，一路談說着前進，小姑娘隱在黑影，聽他說些甚麼，只聽得一人說道：「小水蛇今早探得來了不少外流子船隻，今晚他又報告外流子船靠近島子來了，別是要出甚麼漏子，我想告訴我們的二頭子向島主報告一聲」又一人說道：「你別扯啦，這些日外海那天不到幾百條漁船，怎會有別的事，咱們島主高興跳舞，聽說今晚有美人腿舞，可惜我們眼福太淺，得不到看，這時誰敢打他的高興，你聽那不是音樂響麼？」那人又道：「我看咱這島主近來動作也像是紂王無道」說到這裏那夥伴拍他一把，似乎是不讓他隨便說話的樣子

，底下便不聽得說甚麼了。

小姑娘聽他兩人言語，知道奏樂的屋子一定是島主在那裏跳舞，暗道：「你這不知死的魔鬼，禍到臨頭猶自不覺」一行想着，一躡身飄到窗前，從窗隙向內張去，正中一列坐位坐着十幾個神頭鬼臉的頭目，旁邊幾個島兵嗚嗚哪哪吹着喇叭，當中十幾個蠻女露着肥胖光嫩的大腿正在狂翻亂跳，那些頭目們都在得意忘形，喜得眉開眼笑，小姑娘看了好生醜膩，心說先給他個小警戒，看你們還有這般興頭？一行想着從兜裏掏出幾枝飛皇石子，還雜着兩枚箭鏃，嗖嗖幾下，次第從窗櫺投進，一陣噼聲亂墮，桌翻凳仰，秩序大亂，亮大腿的蠻女撞倒好幾個，十來個頭目每人頭上着了一下，中間兩人格外贈彩，每人頭頂嵌上一枚箭鏃，像是生了獨角，這羣魔一齊喊着往外闖，小姑娘握定星紋寶劍飄身後退，等待擒殺敵人。

正在紛亂之際，忽聽東北角下呌吧作響，數處火光熊熊灼起，雜着紛亂巨大的吼聲，一羣獅象從火光中躍出漫山亂竄，接着海面一陣連珠砲響，勢如海沸山崩，島兵從睡夢中驚醒，自相踐踏，無法辨別敵人，亂殺亂斫一陣，都是自己對付自己，那裏會找到一個敵人，這些頭目從肉色生香中突遭奇變，各抄兵刃竄出，小姑娘一擺星紋寶劍接住。

正在交戰馬紅從北方舞劍接上，其實這幾個海盜並不够小姑娘一人收拾，不過她始終秉着師傅

戒律，雖在臨敵也不輕殺，她想生擒之後，用國法制裁，馬紅那管得這些，一上手就像虎搏羶羊似的擗翻好幾個，小姑娘道：「師兄放鬆些，我們必須生擒這總頭目纔够交待」島上最出色的人物，要推島主亞里巴，和水底蛟遲虎，亞里巴拚命向小姑娘惡鬥，小姑娘揮劍削斷他的兵刃，搶進一步將他點倒，再驅殺衆賊，遲虎見衆人合戰小姑娘不能取勝，又來凶神一般的馬紅，情知不妙，把脚一蹶向西南飛下，馬紅笑道：「你若想下海，那你就是自己撞到網兜裏」馬紅猜的果是不差，那賊飛臨西南角，一頭紮入海水深處，他自己覺得這回可入了保險庫，一挺身鑽出三十幾里，方自慶幸，腦後忽然吧的着了一掌，兩臂被人反縛，一絲也掙扎不得，竟被提上官船，馬紅指着遲虎笑道：「朋友，水裏玩玩我是最歡迎，可惜你太笨了，你要玩這一套，還得請老師從頭另教，你好好看看，我就是馬鬼子」遲虎一聲不響，閉目咬牙聽候處治。

島上火起之後，杜爺督催官船圍攻，賊船慌遽應敵，兩下矢石紛投，杜爺奮勇擒得幾個頭目，賊衆俱各膽怯，又兼島上先自起火，人人無有鬥志，若干船隻不戰而降，官船靠近島子，杜爺、馬紅、吳凱、郭升，指揮官兵一擁而上，所有頭目未戰死的全被擒獲，一總帶到船上，和遲虎押在一起，島主頭目都做了俘虜，島兵誰還再戰？，經杜爺一曉諭，各自棄掉傢伙，靜聽分付，那些獅象竄到海中淹死的，掉下懸崖跌斃的，斃了沒有幾頭，這次掃穴犁庭，未逃得一個海賊，共計查點擒

獲頭目十九名，當場戮斃十餘名，民女數十名，俘獲賊船四十隻，島兵數百名，珠寶無算，這樣出其不意的勝利，總算是戰鬥中稀有的奇蹟，查點明確又在島上嚴密搜索一遍，然後掌得勝旗鼓整隊返回，早有快船先返報捷。

裕將軍自從得到貢物，喜不自勝，當即請過使臣驗看，果然絲毫不差，立即交割，使臣得到貢物，對裕將軍卑恭致敬，衷心感佩，尤其對小姑娘驚爲神人，因爲當時訂限，不過外交上一種催迫方式，實在說起來兩月準準寬回，連使臣也未敢如此期待，當時裕將軍答應他的期限，他還覺得華官沒有經驗，誰知剛剛五十八天，就將已失的貢寶原封不動交回，他覺得天朝的能人有神鬼不測的本領，準備謝過小姑娘即行北上，裕將軍交割了貢物，如釋重負，據實摺奏上去，這樣不世之功，自然鬧動朝野，裕將軍心滿意足，對島上賊衆並不十分注意了，誰想剛送走使臣，便來了覆巢滅島的捷報。

裕將軍親自迎接，與小姑娘等道勞，俘虜全部移向陸地，按名查點，獨沒有鮑洪濤葛雲龍，小姑娘把這兩個人看的和貢寶一般重要，少了別人尚可，不見這兩個賊子如何甘心，所以衆人皆在歡喜若狂，小姑娘獨自鬱鬱不樂，查詢一過，無人看見逃走一人一船，連島兵也是這樣說法，又復訊問了幾個頭目，都說鮑葛兩人第一晚上便未看見，小姑娘聽說，約了馬紅重返連銖島，再作水底陸

上嚴密搜尋，無奈「升天入地求之遍」，那有半點蹤跡。

兩個賊子難道隨風化了麼？不是的，原來鮑葛兩人機警非常，近日聞得風聲，知道裕將軍調，是負着尋覓寶物的責任，雖然藏到海底，他仍恐有特別能人前來窺探，鮑洪濤遣晚沉下龜脚礁，架着一隻假鯊魚殼，隱在島巖間察看，正趕上小姑娘同馬紅前來取寶，恰被他撞上，若是別的人來，他可立時趕來動手，可是他一眼看見小姑娘比老鼠見着狸貓還加懼怕，早已骨軟筋酥，那裏還敢向前，幸而有這張魚殼罩着遮他的眼目，不然狹路相逢，這條性命就恐不保，虧得小姑娘握劍注視假魚的時候，又被馬紅止住，鮑洪濤直覺得是鯊魚脫釣，俊鳥出籠，心中暗自慶幸，假裝幌幌尾巴從容離開虎口；火急找到葛雲龍。

葛道士正同着兩個女人飲酒作樂，鮑洪濤哮喘着跑進，立刻把他的酒局攪了，一把拉着葛道士另到一間屋子，反關門戶，樣子十分慌急，葛雲龍不高興道：「老鮑你怎麼的？半夜五更這般殺風景」鮑洪濤急道：「你還怪我殺風景，我再不殺風景怕不殺掉你的老頭」葛雲龍見鮑洪濤如此着急，也就改容靜聽，鮑洪濤黃黃的臉悄聲說「她來了」，你須早作打算，隨將夜巡龜脚礁遇見寶小姑娘同一個漢子前來取寶，自己借着魚殼掩護，剛剛逃回，那小嫂的利害，你我都早領教過了，那個漢子還不知是怎樣利害呢？咱們是報告島主和他死拚一下好，還是另作打算好？」葛雲龍是經過

利害的，一聽來了小姑娘，早嚇得心驚肉跳，熱辣辣的情緒，立刻變的透體冰涼，微搖着腦袋說道：「不妥不妥，她既來了這島子是保不住，這島上的人那裏配和她施展，尤其島主渾渾噩噩成不得大事，告訴了他也沒有方法抵抗，那我們倆再打主義便不容易了，並且那小嫂是咱們倆的剋星，你殺了鄧昌言的全家，她這時萬無不知之理，現在狹路相逢，更比不得往時了，我看這地方已成火災峴岡，大禍立時就要發作，我們在此一刻不能停留，趁着這時還能走脫得開，那還有甚麼思索的餘地」鮑洪濤本也懷着這種主義，經葛雲龍澈底解說利害，更沒有甚麼猶疑了。

在利害生死同命的情緒下，正應了「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」的舊言，兩人把所有東西全都拋却，只帶了隨身應用和幾件珍貴細軟，立刻假託巡弋乘船逃走了，次夜閃電突擊剿平連銖島，在小姑娘等覺得這兩個萬惡渠魁必不能走脫，誰知事有難料，兩個賊子早已鴻飛冥冥不知逃向何所，小姑娘同馬紅二次搜查山島如何能覓得蹤跡，兩人在島上一連住了數日，龜脚礁底險要之處不知搜尋了幾遍，沒有半點影子，依着小姑娘還在捨，馬紅力勸她回去，慢慢的設法，小姑娘心中極爲懊喪，回到督署行轅，那使臣因不耐久待，三日前已經北上，留下親筆函件向小姑娘致謝，附白銀一萬兩，犒賞出力人員，單贈鷄卵寶石一枚與小姑娘，這樣豐厚贈送，總算光寵已極，但小姑娘全不放在心上，只覺得逃走了鮑葛兩賊心中不快，同時裕將軍設宴慶功，一連熱鬧幾天，裕將軍更檢出許

多銀兩，賞給出力人員，小姑娘等幾人對金錢銀兩無甚用處，全都賞給兵丁。

裕將軍無可答報，將島上所得珠寶任憑小姑娘支配，小姑娘道：「這些東西我都無用處，並且我們這些人也無人愛惜，還是留作別用罷」裕將軍見金錢珍寶都不足動她心志，益加敬重，欲聽由小姑娘絲毫不取的主張，於心不忍，勉強贈與，又恐拂她的意志，裕將軍左右為難，極誠懇的說道：「本督此次奉命南來，表面上極為榮寵，實際上是大大的難題，我所以不辭危難前來，並未敢絕對期其成功，乃是本着「忠則盡命」的素志而來，微幸成功，固是大幸，倘貢物始終不獲，也就以身相殉，如今幸賴諸位英雄之力，不特貢物安然無恙，全部覓回，並且多年海上巨患一旦蕩平，於國家地方增進無量福祉，這場功勞，崇高無比，將來封賞比現在不知豐厚多少倍，諸位英雄既不為官，又不受賞，似此力出大衆，榮在一人，我心實有未安，小姑娘慫總不受，也必有以教我，得到心之所安」小姑娘尋思一會說道：「大人必不過意，可以幫着馬紅了結一段心願」遂將馬紅過去經歷，並這次覓寶馬紅出力獨多的情形，向裕將軍說知，裕將軍喜道：「這太容易，船隻貨物盡可由他賠償，並救濟他死難朋友的家屬，無論費用多少，都不成問題」

小姑娘謝過裕將軍，當與馬紅說知，馬紅大不謂然，立刻就要動身走，小姑娘那裏肯依，並說：「將軍這番意思的確是深厚週到，並非輕看了我們，並且這題目是由我說出，師兄總要走，也須

見裕將軍一面，豈可不辭而行」馬紅道：「各位英雄都立身高潔，偏我馬鬼子是愛財的食夫？那我馬鬼子也太不值錢了」小姑娘笑道：「不是這樣說法，委實師兄是有此需要，我與你同見裕將軍」馬紅被迫不過，只得同着小姑娘見了裕將軍，裕將軍先與道勞，然後宣示助他賠償失主，撫恤遺孤的意思，馬紅敬謹稱謝，然後說道：「這事現在說不定是否還容我代友還債？他的後人流落何方我一時也探尋不到，如果覓不到開銷，萬不能帶在我的腰包，我幾時用得着，再向將軍大人請求到可以，必須讓我現在接受，良非所願」裕將軍見他慷慨豪爽，也不相強，只問他居處地方，以後好互通聲氣，馬紅想一想道：「我住福建永寧縣中街，打聽馬鬼子都知道，但我終年在外漂流，在家時少，每年總要到江南一次，龜山水竹菴寄跡的時候多」又談了幾句話退下，裕將軍對他們江湖道士，人人都是輕財重義，十分敬佩，只思遇有機會再圖報答。

馬紅退出之後，便飄然引去，身同野鶴閒雲，不受一點羈絆，裕將軍對俘虜賊衆，只將亞里巴、遲虎等幾名重要頭目斬首，下餘從犯一概免究，兵丁願當差的留用，不願當兵的給資遣散，婦女們有家可歸的送還原籍，無家的許其自行擇配，由官家助其奩資，與役官兵俱有升賞，連馬二甲也得了個百夫長職分，這樣「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」的嚴明賞罰，人人悅服，連被刑戮的渠魁也無話可說，這件驚天動地的案子，旬日之間辦的清清白白，繕具詳文，報部存案，另派專差分赴山東，

東北向郭大人及鎮國禪師致謝，不但督署衙門上至官長下至兵丁無不喜悅，全省官民也都相與慶幸。

在這全體上下皆大歡喜氛圍中，惟有功高第一的小姑娘萬分悲苦，她把庸俗富貴絲毫沒放在眼內，世俗之所謂榮，他的內心正以爲恥，她覺得這次南來是最大的失敗，假設自己根本不南來，郭伯父也不會喪身蠻荒，看起來自己是個不祥之物，甚麼是本領能耐？這明是你的罪戾，世上多少人庸庸厚福，不比你風塵碌碌，走出若干錯棋，落得滿懷遠心，無法補償，像你這樣的人涉世愈久，錯誤事情一定愈多，但是可憐的很，幾次外出也不是自己的本願，都是有迫不得已的情而關係，假設你不早早離開家鄉，以後的麻煩恐怕還要更多，於是打定主義要離開家鄉，海角天涯尋覓父親。

杜爺同劉鉄玉看出他鬱鬱不快，向她勸慰，她便把一腔心事盡情吐露，杜劉兩人說道：「無論如何你是不能就此走開，郭爺的靈柩必須回安葬，纔算完成我們的任務，不然如何對得起全勝」小姑娘雖然意志決定，但對郭大雕的靈柩也覺重要，遂答應了杜爺的建議，當向裕將軍辭行，裕將軍無計相留，遂厚贈郭大雕治喪費，靈柩另撥官船護送，由小姑娘等相伴運至申江，然後從旱道運至山東，道途遙遠，比及到達山東，已是臘盡春回，另換一個年頭，將郭大雕厚葬了，小姑娘覺得郭大雕跟隨自己南下落得身喪異域，很愧對全勝，欲將勝來鏢店這番事業讓給郭全勝承受，還未待

向幾個長輩商洽，郭知府將着撫台大人的使命，來與小姑娘賀喜，小姑娘不知爲了何事。

第三十二回

具表陳情懇辭徵庸恩
造因成果巧合鴛鴦譜

迎接郭大人入內，甫經坐定郭知府便向她道喜，小姑娘還當爲了南去覓回貢寶的事情，很沉鬱的答道：「此去雖然覓回貢寶，但在我個人方面說起是得不償失，郭伯父外喪，使我極端灰心，正想棄家尋覓父親的蹤跡，大人您來我就不再拜謁辭行了。」郭知府聽小姑娘說出此話，不勝驚異，遂說道：「小姑娘何出此言，您此次南行，建立奇功，爲國爭光，爲民除害，天下誰不敬仰，裕將軍表奏，使臣廷對，都對你稱揚，皇上喜悅，特賜旌表闕里，旨飭山東巡撫，公車徵聘晉京，詔續寶夫人爵位，皇上願以見賢禮延見您小姑娘，如此榮寵，古今未有，撫台大人特着我先來道賀，全省官員，公贈榮譽旗牌多式，開來單帖先呈恭閱，公車不久即至，聽說京朝各部大人也有奉贈，御筆親題的「邦家之光」，或與公車同至也未可知。」郭知府說着捧上一幅錦箋，上面恭書着禮品款式，和各官職銜。

若是別人得到這樣榮寵，還不知怎樣驚喜歡狂呢，可是小姑娘對這恩從天降的特殊榮幸，不但

不感覺喜歡，反覺大大難爲，接受罷，並非本願，不接受罷，輕則不免麻煩，碰巧還許弄個罪名身上，她在無計擺脫中思索着，郭大人代她喜歡的得意忘形，一行讓小姑娘看着，口裏誦讀各官詞藻，念到自己名下，笑着說道：「我這『荷天之麻』，是不是俗一點，您看不中意的話，我可以再改。」其實郭知府只管慇懃，那單子她並未投一眼，郭知府讀到荷天之麻，她連一個字也未聽得，郭知府重複兩遍，她始終未有答覆，郭知府纔看出她意不在此，還當她喜極忘形，再看她的沉鬱之色，並未稍減。

郭知府笑道：「人生一世，最大不過立功當時，垂名後世，否則庸庸一生，總然享受一點人間繁華，也不過頃刻即逝，等如草木凋零，像你這立功絕域，朝野共榮，際遇之隆，古今希有，您總然忘情得失，不愛富貴，對這異寵殊榮也應看重，即便將來可以成仙作祖，人間富貴不能羈留，也可先賂天顏，備受人世封榮，古來仙聖多受襲封，你胡見當今，未必有累仙業，到那時功成名就，然後遯跡名山，修身觀命，世外高仙也要另眼看待，不但小姑娘您，就連我這庸俗之人，也還存此遐想，這次任滿之後，葛松岩就是我的歸宿，至於能否多熬些歲月，或是馬上喂了虎豹，我全不計較，這是將來的話，可是現在讓我馬上履行這個志願是不可以的，所以您願意棄家尋父，我是十分贊成，不過現在你是不能這麼辦，萬一違棄君恩，將功賈罪，你即不在意，其奈親族閭里何？你是

我的救命恩人，至親骨肉，無逾於此，老夫知無不言，還乞小姑娘三思。」

郭知府意深詞切，句句金石，小姑娘何等聰慧，焉有聽不懂的道理，不過她去志既堅，又想這些麻煩都是由於自己肯出頭惹出來的，這次若再謬應徵聘，闕動朝野，風頭出的逾高，將來的麻煩也許逾多，無論如何須把這件事擺脫掉纔好，心裏這樣盤算着，向郭知府答道：「大人賜教，俱是金石，不過褻封襲爵乃男子之事，我一個無知幼女，有何功德，敢認竊國寵，即不長人言，寧不忌其不祥乎，還望老大人善爲說詞」郭知府笑道：「休說老夫官小職微，就是撫台大人也不敢妄言干咎，這事絕沒有猶疑的餘地，你就不必妄想了」小姑娘知道與郭大人爭執毫無用處，遂說道：「大人指教全都記下，容我慢慢想想」郭大人復又叮嚀一番，然後辭去。

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，突如其來，猶如異峯突起，任何聰明人也要暈頭轉向，小姑娘那等天資聰明，對這事也覺難以應付，加上那些不識趣的人，這個來道喜，那個來稱頌，鬧的頭暈眼花，連勝來鏢店幾個長輩，和夥計們也來道賀，她方應付走了一大幫，杜爺同劉鉄玉進來，也是未能免俗的向她道賀。

她正想不出良善辦法，想同杜爺商議個應付良策，杜爺正好同劉鉄玉走進，不過也是開口向自己道賀，聽得很是刺耳，她讓着兩位伯叔坐下說道：「叔叔伯伯您也來和我說這些不入耳的話，我

正愁無法應付，要請您商議，叔叔伯伯謀識遠，還望指我條明路，應該怎樣？」劉鈇王道：「我們南北奔馳，不避風霜，正爲有今日，您今功成名遂，正該如此，還有甚麼疑惑的？」小姑娘搖一搖頭，笑向杜爺說道：「叔叔您看如何？」小明說道：「劉爺說的極是，況且「君命召不俟駕」古來聖賢且然，何況我等？」小姑娘聽他兩個也是一口同調，知道也是難談得合轍，遂說道：「君命就是刻板，不管願意不願意就得奉行，假設有不如意的君命加到叔叔身上，該當如何？」

杜爺相隨小姑娘日久，從未見她說過這樣的悖謬言語，方纔所說簡直不像對長輩的口吻，並且這話幸虧是藏在家裏說，拿到人前說，還不是欺漫朝廷麼？對她這種肆意講話，大不謂然，也沉下臉色說道：「可惜我這德薄能鮮之人，君命不會加到我身上，如果降到我身，死且不辭，何況其他？」小姑娘也未會見杜叔叔向自己假過聲色，知道方纔自己說的話失當，趕緊向杜爺認錯陪禮，眼圈帶色紅暈說道：「適纔撞叔叔並非有心，因爲我心裏太難過，未暇思索便說出來，自從我父親出走的那天，我就負着一重人闖大罪，當時我就想尋覓天倫，無奈事勢所迫，去了一趟東北，剛剛返回，又去天南，就這些事情，耗去兩年半的光陰，這次歸來纔要尋覓父親了我心願，不想又來了這樣出乎意料的事，豈不要迫我終生作個天之棄人，若說君命難違，一切不許通融，李令伯陳情也未免多事了。」她說到這裏，禁不住流下幾滴眼淚。

杜爺見觸動小姑娘傷心，也深悔剛纔的言語過於刺激她，同時又原諒小姑娘一心惦着父親，纔說出那樣不倫不類的言語，由她這一傷心也觸動自己的已往傷心，想起自己仰慕寶勝來的人品，生死論交，情逾骨肉，情願拋家捨業，同他創立事業，纔算有點成就，他便一去無蹤，今日這番盛業，沒有他在座實在是件憾事，杜爺也不由嘆一口長氣說道：「這都是寶大哥的僻性古怪，給我們留下的不痛快」劉鉄玉未來山東之前，就奉着鎮國禪師的囑託，到山東之後，先拜大俠寶勝來，可是現在到了山東兩年多，日與勝來鏢店的人相處，彼此聲應氣求，也够上肝膽相交，可是直至如今未能見到這位寶大俠一面，怎不引爲遺憾，所以他見小姑娘同杜爺傷心，都是由寶勝來起因，也不禁勾起自己已往情懷，嘆一口氣低下頭去，這間屋子的空氣變的異常沉寂，各人似有極難爲的事情，在喜氣臨門的幸運人家，發生這種現象，實是出人意外。

停了一個時間，劉鉄玉道：「杜爺您同小姑娘都不必慨嘆，反正現在我們面臨的是極大的喜事，無論讓誰看不能說不光榮，我們的缺陷只欠着寶大俠不在座，這點美中不足，只好留待將來補救，本來宇宙間就沒有那麼些十全十美的事情，這點事都不能遺開，那未免太自苦了，好歹把這件事情應付過去，不但小姑娘怨同杜爺要去尋覓寶爺的下落，就連我也要追隨前往，不信俺追風普陀就會如此緣慳，連一面之緣都沒有」小姑娘見劉鉄玉都如此表示，良有不忍，心想本來大家都在歡歡

喜喜，爲你一個人心緒不佳，弄的都在咳嗽氣，太無道理，他想到這裏，強把悵鬱情緒遣開，立時變作歡喜樣子說道：「我一時未能想開，勞叔叔伯伯牽星，劉伯伯既答應我事後一同尋覓，我那能不等待，叔叔伯伯放心就是，我決不使衆人受難爲」杜劉兩人見他不再固執，甚是喜悅，向她慰勉幾句卽行退出。

表而雖是答應下，內心總想把這件事情擺脫開，但是無論怎麼想也沒有好的辦法，只有先搪塞一下，慢慢再想法子，當天晚上仿照鄴侯陳情的故事，擬了一道表章，備述父親出走，自己幼小無知，不敢應徵，南北道上都是叔伯力量，倘冒功應召恐於己不祥，俟父親回來待罪詣闕，中間把杜小明爲公馳驅，訂絃未續都寫上，洋洋萬言，詞旨懇切，比及謄寫好了，已經費去多半夜的工夫，重複讀了一遍，雖未盡情愜意，也還無有大疵，她這表章末段，敘到自己幼小寡德鮮能，不堪徵對，有這些話。

「聖朝治具，以仁孝爲本，以賞罰示明，雲英落蓀喪母，生而不祥，仰託清門，剋亡養母，返嗣歸宗，生父遠逝，根本先虧，爲人且慚，何敢謬膺國寵，以貽士大夫之羞，語云惟名與器，不可假人，「德懋懋官，功懋懋賞」，古有明訓；雲英幼小無知，不敢言德，未有樹立，何以有功，至於東北解差，南天取寶，多賴羣力相輔，卽有微勞，亦不過參乘卒伍之事，賞以豚蹄

，祿以升斗足矣，雲英夙昔所邀，亦以逾此，再有干進，卽爲非分，賞不宜謬與，刑不可濫施，「一負且乘，致寇至」，以一人之私，廢天下之公，是益雲英之罪，輕國家之法云云」

中間把杜小明視作異姓之父，屢承矩誨，始無隕越，塞北天南，辛勞獨多，訂絃未續，公而忘私，寫的更是動人，裝封好了，次日請郭知府轉奏。

這樣重大事情，郭大人焉敢冒昧，好歹哀請撫大人會銜轉奏上去，撫台還怕言語過直，小姑娘至于答罵，誰想摺奏上去，格外蒙恩，給假三個月，賜杜小明完婚，小明雖非徵聘，也在召見之例，這道旨意下來，小姑娘到是有了緩衝餘地，杜爺却犯難爲，這件婚姻迴避了兩年，中間出了許多波折，到了最後連皇帝都知道了，落了個賜婚，這一定是小姑娘那道陳情表章，把自己拉扯在內，不然遠隔天關，老頭子怎會知道？她這人也許是天使臨凡，絲毫不能受挫於人，那天爲了辨別君命，說她幾句，她便給了自己這麼個報覆，當時不該沒好氣的對她說，君命加到自己身上死也不辭，現在這樣的君命下來了，你是如何呢？平時謀無遺失的杜爺，到了這時却是一籌莫展。

在那時候不問是甚麼事，只要是有個賜字，就覺得了不起，先前人們都向小姑娘道賀，這時目標又移轉到杜爺身上，郭知府更以大媒自居，親來道賀，並贈送很多貴重禮品，杜爺到了這時也不得不認帳，只好向郭大人稱謝，纔應付走了郭大人，劉鐵玉、武鎮北喜氣盈盈進來，先向杜爺道了

喜，然後說道：「郭大人作成您的大媒，蒙恩賜婚，非常欣幸，他以大媒身份要到雁門，幫你的喜事，因政務纏身，恐怕屆時不得親往，也許派我們哥兒倆代表前往，那說不了要多邀您幾杯酒。」杜爺說了句，豈敢勞勛，小姑娘便走進來，笑說道：「我只給叔叔道喜不，論理應該叩頭。」杜爺瞪她一眼說道：「這都是你。」小姑娘笑道：「這是賜婚，叔叔您還有甚麼說的麼？」杜爺低頭不語，形容是那樣的沉悶，小姑娘笑道：「叔叔以前責備我，怎的您那偉大胸襟也想不開，這件事情您早就不應猶疑，我到不是說君命不君命，實在說起來其間的關係比君命還重要，因為我那新嬌嬌，已被仙人所渡，諒是根基深厚，不同凡俗，能勞鎮國禪師寄珠傳寶，就可想而知，況且我們這次連銖烏取寶，無形中得了水火變明珠的助力，有一半是新嬌嬌的功勞，仙緣所結，如此深厚，如今人緣又進到極點，沒有絲毫理由可以違背，何況新嬌嬌的姿容您是見過的，得婦如此，雖不說南面王不易，可也算得是個美人，仙緣人緣都集到極點，天下因緣如此圓滿成熟的無幾，所以我那陳情表章把叔叔這一段插入，並非多事，叔叔您把前後情形詳細思索一下便不怪姪兒了。」

這件婚姻經過的時間很久，劉武雖不如小姑娘知道的詳細，可也知道些大略情形，況且榆柳屯鎮國禪師寄書答聘的事情又是親眼得見，也以大義相責，隨着小姑娘的語氣勸說幾句，杜爺低頭思索一會，也覺事實是如此，遂嘆口氣道：「我到今日纔相信因果相生，我當時若是不到北郭碧虛菴

去刺殺她，還許落不到今日這番結果呢？」遂將當時郭大人在碧盧菴爲亡妻建醮，驚遇小玲瓏驚駭失神，回衙之後深悔自己失態，移恨她那副冷容蠱惑了自己，夜間前去行刺，丟失了飛龍如意七，一段隱情，很坦白的向劉武兩人吐露，劉武兩人纔知道過去還有這麼一段事情，互相慨嘆驚異，小姑娘却全然明白：只在旁匿笑，劉鉄玉道：「原來還有這些關係，那麼這因緣愈覺可貴了」

杜爺又低頭凝思一會說道：「不只這些，還有更奇怪事，我索性說了罷」他說到這裏臉上不由一陣漲紅，欲言又止，低下頭去，不言語了，連善識人意的小姑娘也猜不透他要說甚麼，急道：「叔叔您今天是怎麼的，有甚麼話不好說，這裏沒有一個外人」杜爺又嘆口氣道：「天下的怪事都教我遇着了，上次由東北回到家一趟，也是爲了婚姻問題，勾起十年前的陳帳，事情離奇更出人意，因爲鄰村河東營申家有個姑娘，名叫申墨雲，因她生就的黑油油的面孔，從小人就叫她墨姑娘，她與小弟年齡相若，從小就見過面，長大論婚，申家願將墨姑娘嫁與小弟，論門戶兩下也還相當，父母都很願意，可是小弟我堅決反對，雖然爲了這事吃過父親的訓斥，但這件婚姻終被我打消，及至拙荆去世，申家的親事又復舊話重提，原因是那位姑娘非我不嫁，否則丫角終老，老母感她意志堅苦，很願小弟娶她，我剛到家母親便同我商議，這道難題却教我難以做得圓滿，不答應罷，違背老母意志，答應罷，實在遠心，沒有法子我便撒個大謊，說在外已娶田姓的女兒，原是搪塞的謊

話，母親便信以爲真，堅囑讓我把新婦送回家老人家看看，我只得含糊答應着，虧得劉大哥前去約我南行，解了圍，可是根本沒有這回事，那裏有新婦送回家去安慰老人，可是怪事從這時來了，過了些日老母來信，竟說新婦到家如何恭謹孝順，老人家欣慰的了不得，這個悶葫蘆直到如今我是揣度不透，如今又來了這麼些麻煩，我回家怎樣應付。」

杜爺把過去不欲告人的事情全部傾吐出來，劉鉄玉笑道：「您真有好造化，有了位神仙眷屬還不算，還有位非伯鸞不嫁的孟姑姑，也不知你是幾生修到」劉鉄玉說着同武鎮北、小姑娘都笑起來，杜爺紅着臉道：「劉爺您還拿我開心，已經够我受的了，我現在被攪的委實是方寸已亂，您當大哥的好意思袖手看兄弟的哈哈笑麼？」劉鉄玉道：「我真不知還有這麼些隱情在內，我若知道，根本就不該幫您向老伯母撒謊，我的內心感覺太愧對人家申家姑娘，俺追風普陀，平生沒有負人的地方，爲了你杜爺，却負了一個苦志女子，真教我內省多疚，反正這些事情都是你自己作的孽，誰能與你分得憂」杜爺見劉鉄玉帶着一半譏諷和自己開玩笑，甚是窘急，很鄭重的說道：「大哥饒了小弟罷，別的事小，家去的那位新婦真把我糊塗死」劉鉄玉見他委實着急，哈哈笑道：「你杜爺真是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連這很明顯的事情都解不開，不是你那意中人誰能跑到您的府上去，並且普通人誰能知道你撒了個大謊，借這節骨眼去走圓場，只有能够勞動鎮國禪師寄禮傳信的人，纔

有這樣出人意表的行動，這一點你不用含糊」杜爺聽他這樣解釋，雖然有些理由，却也不敢全信，劉鉄玉笑道：「難道事情是真的當局者迷？我們天南地北，入死出生，多大的難事，都辦得來，就這點事也值得您犯難，俺老劉不是只會說風涼話，今夜俺便到雁門探個究竟，回頭報您的喜信，可是您到了花好月圓之日，要重重的謝謝我」杜爺這時是半失了主宰的人，那裏還有甚麼主張，只得向劉爺深深致謝，小姑娘道：「我同劉伯伯前去，免得叔叔不放心。」

當天晚上劉鉄玉同小姑娘商量如何前往，小姑娘道：「這不是探聽敵情，不需要夜間前往，明日凌晨，我同伯伯一同飛往，您又是曾經見過老太君的人，直接通裏去見，是不是那個新婦嬌自然明白」劉鉄玉點頭稱是，計議停當，次日清晨便飛至雁門杜家寨，劉鉄玉便往投見，他是曾經來過的上客，家下人都還認得，便往內裏請，劉鉄玉道：「煩報告一聲，說有山東寶家營寶小姑娘來拜見老太君」寶小姑娘娘四字，似乎震動了每一個人的耳鼓，男女僕人都用驚疑的目光注視着她，却早有人報進內宅，進了重門，轉過映壁，一直從過廳穿過，杜老夫人早領着一大幫女眷僕婦迎到中庭，內中有位裝梳淡雅，容光照人的少婦，緊緊的扶侍在身旁，小姑娘看去，正是在虎兒埠曾經打過照面的那個美人，不過那時是玉容慘淡，這時却顯得溫文嫺雅，心中不由一喜，劉鉄玉也正與小姑娘心裏一樣，他早是「上堂拜母下掛嫂」的熟客，便引小姑娘拜見杜母，老太太慌忙拉起，喜的眼

細眉開，笑道：「怪道小明來家時常提念小姑娘是天上地下難尋的人物，竟是恁的可愛」老太太俗俗叨叨誇個不休，小姑娘向着妙音，叫一聲新嬌嬌接着行下禮去，妙音好生慚愧，臉上一陣飛紅，慌忙拉住，別人當是他們早就斯熟，那知內中還有這麼些文章，尤其妙音本心早存着小姑娘是天上仙人，從前她覺得自己這樣的終生也不配和她談一句話，如今她却恭敬的向着自己叫新嬌嬌，心中又是慚愧，又是快慰。

他們一行週旋着到了後堂坐定，家人都互相見過禮，老太太便指着妙音向劉鉄玉說道：「自從這個媳婦來家，給我添了個歡喜嶼，我這風燭殘年，晚半世甜頭全在她身上，您看我現在比去年康健了許多」接着把她刺血和藥，定省承歡，無不稱意，一連串好處數過不休，末後並說：「我這老婆子太累墜他了，小明這孩子怎的也不來家替我安慰安慰她」老太太說着不由嘆一口氣，劉鉄玉道：「杜賢弟最近幾天就要回家，並且給老太太帶到大大的歡喜」遂將南海取寶有功，給予賜婚大典，完了便同小姑娘晉京見當今，老太太聽到這些喜訊，也未怎樣動心，只問了句：「他已經娶過了，還有賜婚大典」劉鉄玉方覺出說漏了，遂又掩飾說道：「這是要重新慶賀熱鬧一場」老太太說話時間多了有點乞累，劉鉄玉便請休息，她很爽快的說道：「這不是外客，媳婦替我陪着說話，我讓李媽告訴廚子，給你們預備好的吃頭。」

老太太說着喜攘攘的休息去了，妙音將劉鉄玉小姑娘讓至東壁書室，僕婦婆子都遣開，向着劉鉄玉小姑娘飄身拜將下去，慌的劉鉄玉趕緊離開座位，還禮不迭說道：「您這是爲何」小姑娘早跑向前將她提起說道：「新嬌嬌您還不折孩兒的福，我杜叔叔不日就來家，我同劉伯伯是特來給您送個喜信」按常理說，丈夫回家真是大大的喜訊，可是她聽到這喜訊却毫不在意，沉沉的面孔向小姑娘說道：「您不讓我多拜幾拜，我這一腔心事如何拋述」她這冰肌玉骨一塵不染的姿態，天然接得人緣，從前只打個照面，小姑娘還未覺出怎樣，這時一經接近攀談，覺得這位新嬌嬌果然處處教人可愛，連叫着新嬌嬌說道：「您有甚麼話只管說，劉伯伯杜叔叔情同一體，我向來把他當父親恭敬，新嬌嬌有甚難爲，說來我與劉伯伯一定可以幫您解決，除非天上摘星辰，沒有甚麼難的」妙音斂容說道：「我那有甚麼難辦的事，不過我這半生苦楚願當着劉義士和小姑娘您陳述一下，附帶還有一個小小志願，蘊藏心中已久，今日得遇親人，正是我傾吐的機會。」

她未說入正題，先加了這麼幾句緊急楔子，小姑娘同劉爺猜不透她要說甚麼嚴重問題，仔細聽她發言，妙音接着說道：「像我這樣的人還配和您兩位親人並坐談話，做夢也沒想到，這都是沾到師傅靈光，我的前半段人生，不用詳述，您當然知道，可是我自跳出火坑，這顆心已經灰死，決不存再嫁人的念頭，然而這時却來到杜家冒作新婦，其中的曲折連我自己都不相信」遂將碧盧菴出家遇

杜仙子收爲記名徒弟，賜號妙音，後來怎樣在苦竹坪苦修，被師傅派師姊柳霞姑將自己渡上東海遙島，金闕琳宮，莊嚴華麗，全島瓊樹琪花，珠寶迤邐，竟非人世可比，後來怎樣見師姊柳霞姑武功絕倫，仙術奧妙，又早羨慕小姑娘是人中之龍，一心練武，東君靈圃灑花，受盡千辛萬苦，只因自己年齡已長，仙緣有限，得到沒有多點，滿想伴着師姊久居仙島，消受些世外清福，誰知師姊柳霞姑，乘着師傅不在家，一時高興，月夜斬了蛟人，師傅回來便將師姊叫去訓戒，從那天便未與師姊見面，誰想過了幾天，師傅說我尙有一段塵緣，親送我到此，作這冒名新婦，我雖衷心不願，但知師命難違，只得來到這裏，幸而老母不棄，讓我得盡一點子婦之道，庶幾減少點罪過，這些事連老母都不得知，不是當着劉義士和小姑娘，我終生也不能和一般人吐露半字。」

小姑娘同劉鉄玉聽她述說許多經過，極爲動容，對她的身世很表同情，對他的苦心孤志非常欽佩，並且她又是蘊珠仙子的徒弟，益發使人起敬，這次談話使小姑娘同劉爺對她另換一幅印像，這纔明白鎮國禪師代她寄書轉聘，原有淵源，尤其說起她的師姊柳霞姑，小姑娘同劉鉄玉俱各注意，小姑娘一行聽着她講話，一行冥想着經過榆柳屯的事情，妙音述說一過，她便接口說道：「劉伯伯我們前年路過遼東榆柳屯的時候，柳芳柳員外不是說他有個胞妹名叫依依，五歲失蹤，三十幾載沒有音信，直待葬母的時候，來了個衰絰女子，哭臨其穴，去後遺下一團煙雲，幻出霞姑兩字，相驚

爲奇，柳員外始終不明白他這胞妹是否尙在人間，今聽新孀所說，她這師姊的名字正是柳霞姑，莫不就是柳員外的胞妹，這又是我們的一件喜事」妙音聽小姑娘說出這話，也自驚愕道：「我那師姊的名字正叫柳依依，霞姑二字乃是師傅所贈，就同我叫妙音是一樣，看來有八分是了。」

他們互相驚訝一番，妙音又道：「我還有一件志願，還須求劉義士小姑娘幫我成全，遂將河東營墨姑娘矢志非杜爺不嫁，夜間前來行刺，被自己捉住，贈以飛龍如意七，算是代他聘定，說了一遍」劉鉄玉同小姑娘聽了，對申姑娘的苦志和妙音的嫻淑都很感佩，當然願意成全，劉鉄玉道：「如今不怕他不答應」遂將奉命賜婚的事情，和自己就是替郭知府辦理喜事的人員，向妙音說了，又附在小姑娘身上說了幾句，小姑娘點點頭，又向妙音小聲說了幾句，彼此笑了笑，這幕談話就此圓滿終結，次日劉鉄玉親自到了趟河東營，回頭便同小姑娘飛返山東，將妙音的來歷，和過去那些奇異事跡，說了個透亮，惟獨如意七轉贈墨姑娘之事隻字未提，杜小明對妙音的爲人纔澈底了解，先前自己誤認她是下賤，那完全是主觀的錯誤，她的人品基本如此，又是海外散仙的弟子，當然她的根底可貴，不然就不會有這些際遇，至於她先前落溷風塵，陷於惡人之手，乃是她的塵世魔劫，並非她的罪過，實際論她的天質，正是「出汗泥而不染」，自己若不是真果立刻出家當和尚，得此美人作個終身伴侶，不能不說是人生幸福。

他想到這裏，從前的恍惚情緒一掃而空，山厭惡妙音的人品，轉念到她的姿容秀麗，心頭這顆甜蜜的菓子不久就要落到自己口裏，自然是滿心歡喜，從前是覺得郭知府多事，這時却是深為感激，當向郭大人謝過成全，準備歸程；郭大人派了劉鉄玉武鎮北兩人，先期前往，勝來鏢店的人除了馬翼北幾個老人看家，多半也都前去，小姑娘為湊熱鬧，連當日伴着自己玩的小娥大桂等幾個女孩子也帶去。

流水光陰匆匆渡過月餘，正是桃李爭春，花明柳媚的豔陽天氣，草木向榮，萬物滋生，宇宙間充盈着一派祥和色彩，在美景良辰，千金一刻的春宵，杜家寨完成了一個莊嚴鄭重的婚禮，男婚女嫁，本是常事，這次婚姻乃是奉命而行，自然不比尋常，從幾天以前由杜家門前連着一帶廣闊的場圃，建起層層畫樓彩廳，全用錦紗帳幔裝成，五彩繽紛，花光繚繞，處處都是文錦障頂，紅氍毹鋪地，極盡人間繁華，幾部鼓吹奏着悠揚和諧的細樂，對對旌旗斧鉞，鮮豔奪目的各式儀仗，從村內直擺到東河沿，車擁七香，馬排五色，憧憧來往，爛其盈門，這賜婚大典，儼如尙主，和普通禮俗不同，尤其惹人注意的是地方官長都來祝賀，人情冷暖從來和逐臭的蒼蠅差不多，冷落場合無人肯到，錦上添花人人樂為，這麼滾熱的場子，誰都願意來貼金，幾十年不通慶弔的遠親，和未經識面的聞名朋友，都和蠅蚋一般擁上前來，賓客之多，自是不消說的。

劉鉄玉，代表郭大人負着總裁任務，自是格外忙碌，從三月初一日開始宴客，初三日纔是正日子，男女親族眷屬，俱是盛裝華服，釵環相接，履舄交錯，到處笑語逢迎，新娘子全身宮裝，珠履繡裙，燕釵蟬鬢，愈顯得華貴嫵媚，她雖在杜家作婦多日，但自小明回家，却是迴避的嚴緊，有時在母房相遇，她那莊重面孔，不容人逼視，在別的地方偶然相值，她便驚鴻一瞥的逝去，沒得一親顏色的機會，這時宮裝起來，愈覺雍容華貴，格外可愛，但她並不教自己看一眼，雖然眼前望梅止渴的機會都得不到，但杜爺存着最大的希望，覺得三天耐過之後，準可消受得美人恩愛。

白天客人太多，各人一點空閒都沒有，晚間纔可以和武鎮北、劉鉄玉談談，這天說起新娘子沒有娘家人，認親定位禮無人承當，劉鉄玉看看武鎮北笑道：「這樣罷，武師弟就代表娘門的兄長走這一場罷，這是第一大貴賓」武鎮北故意笑向杜爺搖頭道：「我這算賣的那路膏藥，你杜爺百年好合却拿老武當大舅子，這我得要個條件，須讓新娘叫我哥哥」劉鉄玉笑道：「這不算甚麼，她早晚是要叫的，連俺劉鬍子都有份，杜爺您就先給他行個禮罷」小明趕緊起立，要向他叩拜，武鎮北急忙攔住說：「我這大舅子臨時點綴一下到可以，你先不要認真，這臺戲不就是咱哥兒們自己唱麼？漫說讓我充大舅子，就是扮烏龜也義不容辭」三人笑了一陣，各自歇下。

三天宴客過去，這日到了未申之交，舉行親迎禮，全班儀仗導着彩輿，繞村轉了一週，發往河

東，新郎乘馬迎至橋上，鼓樂雜奏，旌旗前導，漫漫的繞到村南，順着沿道佈的錦幔彩帳，到達彩廳畫樓，新郎下馬，新娘離輿，二十多位宮裝彩女，錦簇花團圍繞新娘步上紅氍毹，這時燈火交輝，萬燭齊明，裙底皆照，肩膊踵接，人聲嘈雜，爭欲一睹新夫婦顏色，燈下美人分外體，新娘雖未看到甚麼樣，只這珠圍翠繞的一羣彩女也極端令人欣羨，杜爺平時是最沉住氣的，到了這時也有點心神恍惚，不能自持，在緩步輕移中，後面不時襲來幽香，刺激着他月兒彎彎好事近的蜜意柔情，幾次轉眼後顧，想看看後面是甚麼情況，可是一點不能如願，任你使多大力氣，一點影子也看不到，真恨着後腦杓子少生了一隻眼睛。

在樂聲悠揚中，新人終於緩步到中庭大彩棚內，已費去一個多時辰的工夫，彩棚內遍懸宮燈羅傘，畫燭羅列，五彩繽紛，陳列着許多古今珍玩，看不盡形形色色，千奇百異，又是一番氣象，觀光的人全集中到這裏，萬頭攢動，集成一片人海，新郎新婦分向東西廳休息片刻，由贊禮生喊着次序，新人步入禮堂，舉行交拜禮，一切儀式規定，都是由劉鉄玉鑿劃佈置，若干地方和本地風俗習慣不同，杜爺好多地方不摸頭腦，只得聽憑擺佈，弄的頭暈眼花，三跪九叩大禮完成，一派仙樂奏起，衆女嬪引導新人步入青廡，接着武鎮北進入禮堂，行認親禮，拜見老太太，杜老夫人全身封誥華袞，數名宮裝小環前引，四個貴婦打扮的媳婦扶曳着入了正座，小姑娘也隨侍在一旁，老夫人滿

心歡喜，中心達於面目，盈盈和藹，滿面春風，分明是西池王母會仙侶，南海大士坐蓮台，人世福榮，至此已足，老人家的歡喜可想而知。

武鎮北頭前進來，也是穿着一身華貴官服，後面還有同樣穿着的兩位，小姑娘一眼看着武鎮北這樣裝束，鴨步前行，不由側着臉兒竊笑，武鎮北也是同樣幾乎笑出來，武鎮北趨前行禮，同樣裝束的那兩位揖讓進退和武爺是同一儀式，這廂是由劉鉄玉導杜爺答禮，武鎮北是預約的角色，沒有甚麼，最奇怪的還有河東營中家的兩位，小明是莫明其妙，不過這場喜事驚動的親朋很多，也許是劉武兩人約來作陪，也未在意，全部大禮完成，看熱鬧的人漸漸散去，關係不深的賀喜人，也漸漸走開，餘下的親族人等，全集中到洞房，男男女女像集了一罐沙丁魚，明是一點空隙都沒有，還有小孩子從腿叉內往內鑽，反把杜爺擠了出來，老太太經不起疲勞，早經安歇。

杜爺無處可去，只得到前廳去同劉鉄玉談天，剛出了中堂，纔覺出透了一口清涼氣，到了前廳，正是劉鉄玉應付完了公事，同武鎮北談心，一見杜爺進來，武鎮北笑道：「姑老爺爲何擅離洞房到這廂，萬一閻令森嚴責罰下來，我們師兄弟兩個怕不落個城門失火」杜爺臉紅一紅說道：「武爺不要取笑了，這幾天我真有點頭痛，現在房裏擠成鷄籠，我出來清涼清涼」武鎮北又戲謔幾句，然後坐定談起閒話，談够多時，劉爺催他回房，他知道房內人還不能少，索性在此多談一會，劉武兩

人却坐在椅上假寐，不與接談，杜爺向劉鉄玉趕着說道：「小姑娘進京的時候，劉爺武爺可否一同到京玩玩」武鎮北明明未睡着，却裝做打呼嚕，劉鉄玉搖着腦袋，喃喃說道：「我醉欲眠君且去」，杜爺明明看出兩人是和自己假開心，但也無法強迫人家說話，當差小子看他弟兄們鬧開心，都躲的遠遠的，杜爺自己斟一杯茶吃着，滿想假寐一會休息，可是身上雖然感覺疲憊，不知怎的心頭緊張的眼睛都合不上，他坐了一會也覺無聊。

剛立起身來要走，劉鉄玉伸胳膊醒來笑道：「唉，您還沒有走啊？」「春宵一刻千金價」，寶貴的光陰浪費到這裏，假設新娘向我們索賄饋費，如何把得出」杜爺本來打算要走，劉鉄玉這樣催他，反而不好意思，又坐了一會，劉武兩人不再調笑，劉鉄玉道：「正經的夜色不早了，我們哥兒倆也該休息休息」杜爺這纔回到洞房。

人雖比先時少的多，可是還有數位沒走，小姑娘坐在靠北壁的楠木方椅上，小娥大桂在桌旁替她調色拂箋，似乎要書畫甚麼東西，新娘在床上向燈端坐，身旁坐着幾個親族婦女，杜爺進來之後，她們漸次走去，房內只餘下小姑娘，同小娥、大桂，還有幾個了環，寂靜了許多，小娥將色調勻，大桂將一張雪箋平鋪在桌面，靜待小姑娘着筆，小姑娘笑道：「杜叔叔來了，明天再寫」說着起身使走。

杜爺一把將她拉住說道：「今天須與我寫張畫兒」小姑娘道：「本想寫張鳳凰于飛圖，爲叔叔誌禱，現在夜色已晚，明天罷」杜爺笑道：「叔叔這點薄體面，非要你當場出彩不可」小姑娘笑道：「作畫須得個時間，可不要說我攬您的好光陰」杜爺笑道：「您就十日畫一水，五日畫一石」我也耐得心煩看」小姑娘笑了笑，提過銀毫，蘸蘸水墨，吮嚙兩筆，畫上個鳥嘴，杜爺背着手立在旁邊看，小姑娘回頭笑道：「叔叔您旁邊歇歇，我多日未作書畫，有點手生怕看」杜爺只得退到旁邊，已足令人心醉，他迴溯着碧盧菴初遇的風光那等綺妮，自己苦竹坪行刺的時候，是那等卑劣粗魯，不是暗中有高人相隨，險些鑄成九州大錯，自己太對不起她，以後必須剖心置腹，慰愛她這番苦志，他一行凝思着，不住的睨視着床上，恨不能立時向前一親香澤，可是當着小姑娘在前，怎好不莊重，只管心頭滾熱，表面上却是極爲沉靜，默坐了許久時間，心內亂七八糟的想着，忽然小娥大桂笑起來，杜爺不知甚麼事立起來看，小姑娘一手遮着說道：「我把他全部完成您再看」杜爺又退到椅上坐定，小姑娘迅速的揮洒幾筆，題上幾行細字，將筆擲到桌上笑道：「幸告完成」杜爺立起看去，見作成這幅畫軸，是百花鬥豔鳳凰于飛圖，一雙鳳鳥，振翼欲飛，襯着紅紫兼映，彩綠繽紛，無數花朵，假石旁邊並立兩個美人，裝束一樣，有一個形態畢肖妙音，另一個是畫成之後面上

塗了一層烏光，大概剛纔小娥大桂就是笑這一點，杜爺看這張彩畫，光華耀彩，處處生動，的確名貴，只是一個美人把她塗成烏臉，不知何所取義，再看那兩行細字是「仙露明珠璧月光，人間何幸見英皇，萬花齊放添春色，一夜蕭聲譜鳳凰」，杜爺連聲贊美道：「無處不佳，只可惜這個美人是烏面，若是少點染一筆豈不更佳」小姑娘笑道：「叔叔自是不知，娥皇本是黑臉，我爲取實纔這樣作法」她笑了笑便攜着小娥大桂走出。

杜爺詳細賞識這張畫圖，始終疑惑這烏面美人，暗想自己看的書籍不少，聽的掌故亦繁，會未得聞娥皇是黑臉，然而她既這麼說，也許有她的根據，不然她那樣淵博，豈能「想當然爾」隨便意造，料想是自己孤陋寡聞，反覆審視幾遍，將畫圖收起，只見燈花結蕊，蠟淚將乾，正有兩個小環捧着畫燭更替，杜爺便遣去休息，畫屏春暖，蘭麝香溫，正是新婚宴爾，人生第一喜幸，杜爺悄悄閉了房門，便欲上床休息，纔近床前，又復軟怯怯的退回，你就這樣粗野，還能博得玉人喜愛？她既整夜家端坐，一絲不懈，你像死豬一樣躺在旁邊，焉知她不厭惡，想到這裏又復坐在椅上，就這樣陪她一夜，豈不也算是同甘共苦。

他靜坐在椅上目不轉睛注視着美人的後影，心裏起着一層幻想，希望玉人回頭向自己笑笑，或是說上一句話，自己便有千言萬語想和她說，但她安如磐石，一絲兒不動，看樣這希望很微，有心

向前將她搬轉過來，又恐怕搗突了她，任你望眼欲穿，她却「怎不回過臉兒來」，杜爺靜坐一會，委實耐不得，立起身來，試探坐到床沿，還未坐穩，忽又站起，背着手兒在床前來回踱着，不時向她睨視，她的姿勢沒有改變絲毫，杜爺心說，不愧你是參禪的人物，竟比老僧入定還穩，杜爺故意高聲咳嗽了幾聲，嘴裏吟哦道：「試問夜如何，玉繩低轉天未旦，百年最好是今宵，莫負光陰暗中換」，他連連吟哦幾遍，但是可憐的很，任你出甚麼動靜，人家是充耳無聞，杜爺使出這些方法全無効驗，仍是來回盤着想，忽然自己竊笑道：「你真是蠢蟲，女兒家幾會不是羞羞答答的，你不先向前答理她，等着她來理你，那不是癡想，辜負良宵全是由你蠢笨。」

想到這裏，便探身上床，湊近她的後影，輕輕的喚道：「賢妹，你該隨便休息休息了」言還未盡，窗外一陣笑聲作起，不知甚麼人還吹了幾聲胡哨，杜爺平日是齋莊中正，一絲不苟的人，雖知閨房之事，甚於畫眉，畢竟不願女兒私情讓人作了話柄，因此窗外一有動靜，他一滾兒又到床下，坐到椅上，心中怦怦亂跳，想不出誰來和自己開玩笑，坐了一會，雖然再聽不得動靜，但外面是不是還有人也說不定，有心出去探察一下，又顯得過於小氣，只好坐在椅上靜待一會，悠悠忽忽，不知待了多少時間，纔一睜眼，窗上已經佈滿曙色。

這一夜新郎，徒勞心神，嘗不到一點甜頭，伸伸雙臂，打個呵欠，復向床上丟了一眼，心想你

就擺的再正當，反正今晚……立身啓開房門，纔要到中庭透透空氣，兩個丫頭送過臉水，安放盆架，請姑老爺淨面，杜爺一看這兩個丫頭，往常並未見過，大的已有十八九歲，小的十四五年紀，同樣穿着一身榴紅短裕，稱身可體，十分利落，胸前各佩一面碧玉牌子，周身都好，只是兩人的臉色一樣烏黑，大的面色，雖然更深些，而部輪廓却是極好，尤其腮邊兩個酒窩，格外令人喜愛，杜爺對她倆覺得眼生的很，但不便問她，草草淨面，便到外邊去了。

早飯已過，新娘屋裏仍是擠滿了人，杜爺不願在女人隊裏胡攪，躲到外邊待了一天，好不容易盼到日落西山，在前廳同劉武兩人敘談一會，時間又到了二更以後，喜氣洋洋的回到新房，還是那個黑了頭迎接進來，杜爺依然坐在椅上，那大丫頭送過一杯龍團茶，便笑着拉那小的向外走出，到了房門以外都一齊笑了，杜爺心想這兩個孩子到善解人意，知道早早的退出，杜爺望望床上，她仍和昨天一樣端坐，竊笑你能這樣裝一輩子泥菩薩麼？他一行想着，膽子不和昨天那麼怯弱，斜身坐在床上，心頭一陣緊張，向裏挨挨身子，冷不防搬着她的香肩輕輕扭轉過險來，不覺滾熱的心情從頭冷到腳後跟。

原來這新娘不是那冤家，乃是個烏油面孔濃眉大眼的女人，驀然想起她正是申家姑娘，杜爺一陣情緒麻亂，心跳耳鳴，幾乎沒有覺厭，退至椅上定了定神，細想這件事情，好生奇怪，回家的時

候還會看見妙音，怎的這時就會變成她，又想起這幾天劉鉄玉的動作，和小姑娘的畫圖，都是暗含着意思，看起這件事情，他們都有些通氣，他們既通同一氣，即便找劉鬍子也是無用，就這樣忍氣吞聲過下去，還有甚麼人生趣味，他冥想一會悄悄立起身來，遛到東壁書室，帶定寶劍兜囊，步入中庭，聽聽各房已無人語，留意的走到前廳，幸而劉武兩人也睡了，杜爺趁着空濛夜色，蹣身上房，越出宅外，穿過疎林，到了東河沿，立定脚步，看這一帶河水，嗚咽北流，在靜夜裏發出微細的潺潺音響，「逝者如斯，不捨晝夜」，不禁使人臨流興嘆，杜爺回首，望着里門，想想高堂慈顏，不禁黯然心悲，他想幾年飄泊在外，使高堂老母倚闥相望，已是有虧子職，這次回家使老人家喜歡沒有幾時，再這樣離開家門，豈不更惹老人傷心，婦人的美惡也沒有甚麼大關係，回頭查探妙音到底底是怎麼回事，再作應付辦法。

纔要找步回身，忽又轉念，你就這樣回去，豈不是無形中向那黑丫頭終生投降，於其度那齷齪歲月，到不如這時走開乾淨，人各有志，我不願要那黑丫頭，不信他們就會非迫着這麼辦不可，至於高堂老母的孝養留待異日，「君子見幾」，這時講不得許多了，想到這裏，心腸一橫，把脚一踢，嗖的一聲竄到河東岸。

脚甫點地，把柳叢中躍起一個半大孩子，嬉笑說道：「你半夜三更竄躍河梁，一定是奸細賊盜

「杜爺被他躍起嚇了一跳，又聽說話這寒刺耳，心頭火起，喝聲小么魔敢，一脚踢去，竟落了空，却被那孩子橫搶過來，猛推了一把，好生作怪，憑着捷似猿猴，力舉千斤的杜爺，竟然身不由己，和風吹敗葉似的飄回對岸；腦後有人笑道：「小春申竟這麼不濟」脚未落地，背後有人輕輕的將自己提了一把，不然就許栽倒塵埃，兩岸孩子拍掌大笑，杜爺有生以來未受這樣的蹣跚，竟不知兩岸孩子有多大本領，方在惶惑間，忽然身旁一聲嬌斥說道：「四藍妮你作死，怎把姑老爺丟到這邊，還不過來陪禮。」

言還未盡，隔岸一道黑影飛過飄落在面前，行下禮去，在星光之下已經辨出是個女孩子，不禁哦了一聲，身旁那人引着火亮一照，說聲：「姑老爺您不要疑惑，是我們倆」這一照亮，杜爺好生慚愧，她倆不是別人，正是新娘房裏兩個黑丫頭，自己武藝雖不敢說是頂天立地，但在關雎南北，大河兩岸，能和自己比對的未遇其人，故鄉一帶更不必說，這個小黑丫頭竟把自己隨意戲耍，丫頭隊裏竟有這樣的奇人，真是出人意外，杜爺方在疑惑，那大丫頭又向小的斥道：「你這樣把姑老爺隨便亂丟，姑娘知道怕不敲斷你的骨拐，你就覺得會一牽半招沒處賣弄，誠心欺負姑老爺軟弱無能，你好動手動脚，來來，我陪你玩玩，讓你再請上十來個幫手」那小丫頭索縮立在一旁，一聲不響，帶着很害怕的樣子，杜爺歷盡南北，第一次聽得人說自己軟弱無能，又慚又氣，但是看那大丫頭

神氣，武藝一定比小的，還高的多，那敢再和人家稱強，她向那小黑丫頭訓斥一番，回頭向杜爺笑道：「我就是墨姑娘，使用的小翠子，我家姑娘爲你用盡苦心，總算對得起您，並且您這姻緣，很有根源，姑老爺，你就回去罷，不然我們姐兒倆就要勉強」剛說到這裏，後面黑影一晃，現出兩人。小姑娘尋親，柳依下嫁熱鬧節目均在下回演出。

第三十三回

憶舊恨重述苦竹坪 宴新婚飽嘗閉門羹

杜爺被小翠子說的很難爲情，忍不住要和她發作，忽然後面飛來兩條黑影，甫經落地，便有一人喊道：「姑老爺你好端端的新郎不做，却跑到河崖涼快」杜爺聽出是武鎮北的聲音，抬頭望去正是他和劉鐵玉一同前來，不覺又是一陣慚愧，小翠子說道：「劉老爺來了，他們會陪着姑爺回去，四藍妮咱們先走」兩人一陣嬉笑向村內飛回，劉鐵玉笑道：「杜爺您還嫌老劉沒累死，平白地又給添些麻煩，你打算要怎的，哥兒們也須有個商量，我還有好多話未與你細說，你竟這般心急，快快回去咱們詳細談談」武鎮北笑道：「俺老武既有當大舅子的義務，就有替妹子監督丈夫的權利，你這一溜，讓她朝着娘家人哭哭啼啼，我這當哥哥的怎會受的了」杜爺早被兩個黑丫頭弄的心神恍

惚，再被劉武兩人一打趣，真是啼笑皆非，那裏還有話說，只得懷着一腔慚憤，跟劉武兩人緩步來到村內，同至自己家門，心緒難堪和被解的囚犯差不多。

三人一同到了前廳坐定，劉武兩人是那般喜悅，杜爺却是滿面沉鬱，劉鉄玉笑道：「杜爺您不是連俺老劉也怪着？」杜小明翻翻眼皮不禁長嘆一聲，劉鉄玉接着說道：「那您是錯怪了，須知這件事情並非我們幾個有意蒙隨，乃是水到渠成必然之勢，並且你我弟兄情同骨肉，決不害你，愚兄正有千頭萬緒想和你澈底談談，不想我沒騰出功夫，你便想一走了之，天下事那有這麼乾脆，你這種做法太笨了。」杜爺本就不高興劉鬍子這樣作弄自己，又聽他開口先批評自己三分不是，心中大不謂然，冷笑說道：「我從來作事就笨，可是你們未免太也機巧了，硬把黃蓮往啞子嘴裏填，朋友似乎不應如是。」

杜爺是彬彬君子，輕易不會對人現於詞色，由他嘴裏說出這些話，已經很嚴重了，劉鉄玉笑道：「杜爺您先不必着急，我把這件事情詳細解釋一下，保險您要承情，莫要沉不住氣，您的造化可算是盡美盡善，世上除了舜尙娥皇女英，論姻緣無人再比您圓滿。」杜爺心中本就難過，劉鉄玉反在俗俗叨叨，發揮題外文章，如何耐得心煩，冷笑說道：「我是直心眼的笨人，繞彎的話我聽不懂。」劉鉄玉哈哈笑道：「我說你沉不住氣麼？千頭萬緒的事情我怎會一口就吐出來，您這連環式的婚姻

是由堅苦磨難中產生，起始磨難越多，將來結的果子越發甜蜜，你這位美麗新夫人起始的時候你不是也對她厭憎麼？但是如今你平心想想，她是不是可憎呢？這位墨姑娘也是一樣，現在你覺的她可憎，你若能完全了解她的內心，也許幡然悟到世上沒有第二個女子比她再可愛，她爲你堅心苦志，十年不嫁，只這一點你也該對她憐憫，你不要覺得她面色黑一點就找不到丈夫，須知天下有賸男，無賸女，憑她的門戶找個男人還不費事，你更不要覺得太太不漂亮是件憾事，要知漂亮也並沒有標準，不過隨着人眼的習慣，品定黠媿罷了，假設造物者把廣大人羣造得黑色，乍見粉團臉蛋也許驚以爲鬼，「人間無正色，悅目卽爲姝」，美原沒有定準，並且無論甚麼樣的英雄豪傑，沒聽說那一位因爲娶得醜妻有損他的德業，反之招災惹禍的都是漂亮女人，相夫齊家的未必都有顏色，武侯的勳業，伯仲伊呂，平視蕭曹，古今罕有其匹，他老先生的太太尊範，普通俗眼也許不敢領教，請體味他老丈人的幾句言語，便可想見其人，「聞君擇婦，身有醜女，黃毛黑色，才堪相配」，這是黃承彥率直的對諸葛亮說他女兒的容貌如此，然而憑着武侯的人品才學，不知有多少如花女子想嫁他，可是他單選到這位「黃毛黑色」的姑娘，無非重他的才學，人生首重德，次賞才，三論功，照這樣講起來，申家的墨姑娘實在優於黃家小姐，她待字閨中，非你不嫁，正如孟光之於梁鴻，這樣德操已經使人欽佩，並且她對你用心，無微不至，因爲你小春申是武林中鉸鉸，當然喜歡妻子會

武技，爲了蓄意要嫁你，更虛心練武十年，聽說已練得一身好本領，不用她本人，就是房中使喚的丫頭，也不是一般普通技擊家敢望其項背。」

劉爺詳細講說夫婦之道，杜爺雖不願聽，却不能說沒有道理，及至說到墨姑娘的武藝，他不禁怦然心動，一個商人女兒總然虛心練武，又能練到甚麼程度？並且一般望門戶混飯吃的所謂會家，不信就會教出出色的徒弟，這是絕不可靠的事，然而適纔那小黑丫頭的本領是親自領教過，又不由你不信，他一行思索着這件不可解的事情。

又聽劉鉄玉繼續說道：「只這幾點已不算辱沒你小春申，還有更要緊的是她和妙音已經形同一體，若想要妙音，就絕對去不掉墨姑娘，總之閨房之事外人不能贊一詞，一切因果，你可自己去折證，到了時候你就明白了。」劉鉄玉破釜沉舟說了許多懇切言語，杜爺雖然聽得不大耐煩，却也不好當面和他翻臉，並且人家講的入情入理，也教人無詞反駁，只得嘆一口氣，低下頭去。

你當憑着杜爺這樣人物，爲何敵不住這小黑丫頭，又爲何明明與妙音結婚，新娘子又變成墨姑娘，這不是陰差陽錯，乃是妙音、小姑娘、劉鉄玉等預定的一番計劃。

當墨姑娘夤夜行刺，被妙音捉獲，贈與飛龍如意七遣去，就打定主義讓墨姑娘嫁小明，以後便將這番意思和婆婆說了，杜老太太本來對墨姑娘就喜愛，不過得了妙音之後，纔覺比較起來還是「

捨魚而取熊掌」媳婦既如此賢慧不妒，再把墨姑娘娶來，老人家自然格外喜歡。

不過她是顧慮着兒子不肯答應，妙音道：「只要婆婆願意，媳婦自會教他答應」老太太更加喜歡道：「你能如此，任便怎麼做我都與你作主」妙音得到婆婆的諾言，深為喜悅，可是急切想不出美滿辦法，恰巧賜婚大典就有劉鉄玉來作主持人。

妙音知道劉爺同小姑娘都是非常人物，便把墨姑娘的行徑，和自己的志願懇切說出來，果然劉爺就慷慨答應幫助她了却這段心願。

劉鉄玉以代表府台大人資格，親至河東營當了大媒，當然一說即妥，借着舉行親迎式的機會，早將墨姑娘彩輿載至，交拜的時候彩女伴娘陪着一大堆，墨姑娘同妙音都在內，人煙那麼多，小明如何會察覺？

新人扶入洞房之後，妙音以早來的媳婦資格，去陪伴老太太，親族人等也都以早來的媳婦看她，誰也弄不清此中內幕，當然也就無人注意，當時劉鉄玉對她和小姑娘附耳說的幾句言語，都是這些事情的實現。

第一晚上杜爺沒有機會望着新娘的顏色，次夜發現新娘子是以李代桃的墨姑娘，他一時情急竟出逃婚的下策，可是他這舉動早在劉鉄玉小姑娘等幾人的預算中，所以小姑娘就扮作小黑丫頭四藍

妮的模樣，等大翠子剛從洞房退出，便一同到東河沿伏下。

果然杜爺性急忍耐不得，從洞房逃出，直投東河沿來，剛竄過河沿，却被小姑娘擋住戲弄一陣，丟回彼岸，大翠子那些譏諷言語，也是事前教導的，晝夜之間杜爺怎會辨得出來？正在難以爲情的時候，劉鉄同王武鎮北便趕到，強拉着自己回來。

前後對照，若合符節，這明明是有計劃的行動，但在匆遽之間，聰明絕頂的杜爺也竟未能猜出，心內惦念這兩個黑丫頭本領若是高強，難道申家黑妮子還會變成生龍活虎？因此杜爺盛誇墨姑娘十年練武如何了得，他怦然心動，信以爲實，雖然往常憎嫌她那張黑臉，可是種種地方也不能不教人敬佩。

他在心靈略微轉動的時候，劉鉄玉將今比古說個不休，起先他覺得俗叨，漸漸心平氣和，也覺得有些道理，武鎮北又在旁不斷的譏諷打趣，春宵夜短，閒裏話長，他們的談風還正在起勁，已到了東方向曙時候。

武鎮北笑道：「姑老爺該回房休息了」劉鉄玉笑道：「千金一刻的良宵又這麼白白糟塌一夜太也可惜」說着兩人一齊向杜爺促駕，杜爺急道：「大哥休再取笑，你說的話我全都聽，容我在此稍待片刻。」

他們噙酸一陣，已近黎明，武鎮北還在轉彎着了向杜爺打趣，老太太房裏李媽來請杜爺新婚朝三，說兩位少奶奶都在老太太房裏等候了，杜爺雖然夜裏思想逃走，可是當着僕婦近前還要假做無事，已經相請，便隨李媽前去。

剛啓門帘便看見一對新人，捧着長壽麵伺候老太太用早點，同樣的滿頭珠翠，一身綺羅，甚是華貴，尤其杜爺是會對妙音入過魔的，別看當時會對她一度行刺，那是由於魔火羞惡激發出來的一種妄動，殺機一斷，愛慕便生，他一眼看到妙音，錦衣繡裳，豐盈盛鬋，敷粉不冶，畫眉入時，較碧盧菴相遇時，更加美麗，不覺萬斛閒愁一筆勾消，心想幸而昨夜未能真果逃走，不然豈不厭惡家鷄丟了鳳凰。

他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妙音，室內其他的人簡直沒有注意，趨前向老太太請過安，侍立一旁，耳旁湧出一句請姑老爺早安，這纔看見那兩個黑了頭，心內就是一緊，那大的還不怎樣，小的炯炯目光向杜爺看了幾眼，側着臉兒嫣然一笑，杜爺不由得一陣臉紅。

方在心頭窘急，旁邊又轉過小姑娘說道：「杜叔叔我給你寫的那張鳳凰于飛圖，你一定滿意罷，我這兩位新媳婦不是真的娥皇女英麼？」她說着掩口而笑，杜爺想說她幾句，當着母親又不便，可是一眼瞥見畫姑娘，又和她畫的那黑美人形態相似，又不禁的幾乎笑出來，心想我這幾日大概就

是受着他們的擺佈，事已至此，這時已無法和他們分辯，只得日後折證。

他剛胡亂想着，老太太用完早點推開碗箸，滿面歡顏笑道：「小明，我的好兒子，爲娘一生這是最圓滿喜歡的日子，我這下半世的安慰，都是賢德媳婦帶來，比你父在日都好，如今申家姑娘進門，不但我喜歡，連你死去的父親，神靈有知也要喜歡，因爲當時你不願意，你父親和我吵過幾次嘴，現在你們居然成就婚姻可惜你父未能親眼得見，你們夫婦要好好和諧度日，免我的牽掛，好歹糊塗幾年，我這一生就是了。」老太太說到懇切處，不由得樂極生悲嘆一口氣。

墨姑娘三日作羹湯的新朝，聽得婆婆對丈夫說起昔日婚姻的波折，不由心中慚愧，俛下首去，杜小明終年奔波在外，輕易未得親聆老母的慈誨，這時母親爲牽掛兒女終身，諄諄訓誨，提起父親當年對這件婚姻的用心，不由心中難過，偷彈了兩滴眼淚。

暗想爲了這件事情會使亡去的父親傷心至此，自己並不知道，若再教母親傷心，還成甚麼人？心中無論多麼不樂意也不能教母親不快，並且經過劉鉄玉的一夜勸說，和母親攢番慈誨，憎惡墨姑娘的情緒，已被人情理智尅服了大半，尤其愛戀妙音的顏色，昏迷的心理是打消了，可是拜倒墨姑娘石榴裙下，終還不大甘心，不過這些話不好當面對母親說出，只得唯唯聽命。

老太太喜不自勝，連把佳兒佳婦誇獎幾句，便帶定兒子媳婦到新房參觀，他們衆星捧月似的擁

簇濟老太太到了新房，一連套三的房間，佈置的一般華麗，老太太遍觀一過點頭道：「屋子收拾的還不錯」墨姑娘同妙音把來珍果孝敬婆婆。

老太太一眼看見壁上掛的畫圖，指着小姑娘畫的鳳凰于飛說道：「這畫張畫兒花鳥都是活的，恁的也般精巧」又看到下面並立的美人，驚訝道：「這不是兩個賢德媳麼？」杜小明代答道：「這是小姑娘的手筆，所以如此美妙」老太太喜道：「她有這樣巧奪天工的手筆，須給我畫一張壽星圖」小明道：「母親喜歡，可以讓她現在就寫，她不同普通畫師，還得構思佈局，揮灑起來，頃刻立就」老太太笑道：「我現在不急着要，大家正玩的高興，如何麻煩得她。」

老太太性情好勝，從來不喜別人違背她的意思，她說現在要玩，大家就歡歡喜喜陪着她，老人高興起來談風也很健，將今比古，說了幾個故事，衆人唯唯聽着，說到悲歡離合，大家都和着她的意思附會。

小明從小未見母親這般喜悅，如今因爲自己婚續，老人家竟如此欣喜，心中也覺十分快慰，談够多時，老太太略覺疲倦，便同衆人說道：「你們大家在此熱鬧熱鬧，我要休息一會」說着起身就走，新媳婦上來攙扶，老太太堅辭不用，李媽同姪婦六姑娘等幾個人，扶曳着離開新房，小姑娘稍停一會也溜走，只騰了三個新人。

室內空氣又復寂靜下來，小明和做夢一般，苦甜滋味自己說不出，正思念着老母訓誨的言語，偷睨着妙音的顏色，和墨姑娘相較，正是美玉之與頑石，方在比並相看，墨姑娘一把沒有挽住，妙音驚鴻一瞥的躲了出去。

室中又是只騰了墨姑娘同杜爺，彼此默默無言，杜爺對她的黑面目雖覺猶有餘憎，但經過了重波折，又有方纔的室家盈盈，壹堂悅色，總不好意思立即走開，勉強坐在椅上，仰面望着頂棚出神。

墨姑娘知他還是厭憎自己的顏色，若是像前幾年她那急燥性情，遇到這樣的冷淡，也許當時就氣瘋了，但她自從夜刺妙音遭擒被釋，受了極大的感召，回家不言不食癡想了數日，精神完全轉變過來，思念妙音的爲人，不由感激而泣，覺得茫茫塵世不會有這樣的好人，人家的胸襟度量，是那樣偉大，自己行爲卑鄙的不如狐鼠，相形之下簡直不堪爲人，休說爭席論位，她自那時起已經對杜爺死了念頭，決定學個嬰兒子，以贖過去的罪惡。

大翠子拿出妙音贈的飛龍如意七，備道杜家娘子的盛意，他年一定共效英皇，墨姑娘執着如意七，不由感激零涕說道：「她雖愛我出於至誠，但今非其時了，像我這陋質庸骨，不堪與蘭蕙爭馨，我自命苦，再去攔人家的好姻緣，那是多造孽，我這一世是永不言嫁了。」大翠子只得陪她掉幾滴

眼淚。

從那時起，她同大翠子每晚焚香叩首，爲杜家娘子祝福，聊盡心願，天下事往往乞求不得，不求自至，她與小明的婚姻十載追求未能如願，在已經死心塌地時候，杜家又復提起，幾使她肝腸寸斷，當場就要拒絕。

她母親只知她一心要嫁杜郎，良媒一到，便替她答應下，及至報告她的喜信，她却悲從中來哭了一大場，把申老太太幾乎糊塗死，覺得這個女兒的精神病不堪救藥了，虧的大翠子苦口相勸說：「你總然無意杜郎，怎不念杜家新奶奶天高地厚的恩德，我們只在這裏替她祝福，何如接近了她遇到機會略爲答報也未可知。」舉姑娘聽大翠子說的有理才答應下。

但她這時願爲杜家婦的意思完全與往昔不同，往昔是羨慕杜爺的人品端好，武藝出衆，現在並不把杜爺放在心上，完全是想接近妙音，俾有報德的機會，並且想起杜郎以前對自己那般無情，這時對他已有點透體冰涼。

可是這次熱熱鬧鬧的作了新婦，還未得到機會向任何一個人，傾吐自己的衷腸，尤其使她傷心的是，次夜裏新郎就演了一齣夜奔，最可惱還是爲了自己長的醜，她惱着杜爺薄倖，恨着自己醜陋，正自難過，幸而三日新朝，婆母領導全家老幼作了一場閤家歡喜，連逃了的孤僻丈夫也在內一開

笑臉。

可是歡笑無多，婆母回去，衆人也散了，只贖了丈夫和自己，按說新婚夫婦綠窗人靜不更加甜蜜麼？可是他這一雙不調和的琴瑟，就不是這樣，在大家一同歡笑的時候，還都歡歡喜喜，人去之後，各人懷着一種不可告人的隱衷，反而無話可說，尤其杜爺仰面看着頂棚，對自己連理也不理，那種神氣真使她難堪。

她想一個人生的醜陋就是這樣惹人憎嫌？可恨世上一般人只重表面，對人的心跡行爲全不察及，連號稱小春中的丈夫都如此，一般俗人更不用說了，再世爲人一定向閻王老子要着一張豔皮和一副狼心肝，把世上只重外貌的小人盡量懲創一下。

她在恨恨的幻想着，但一轉念到妙香，就不由喏然若喪，人家何等漂亮美好，但人家並不僅是一張豔皮骨，她是顏如桃李，心似菩薩，比你不知光明若干倍，你天生是惹人憎嫌的東西，還怨別人不諒解你？

她想到這裏心地略微放平，纔想把一腔苦楚對着榻裏十載的如意郎訴說一番，但話到唇邊又復止住，覺得自己終是女兒之身，他不理你，你就先理他，越教他看不起你。

於是臨時改變話頭，噉噉大翠子，兩個黑了頭聞聲一齊走進，最奇怪的是她倆每看着杜爺都要

笑笑，杜爺不知經過多少艱險，虎豹當前，毒蛇在後，都不覺害怕；不知怎的，每看着兩個黑丫頭的笑靨，心頭就不由一緊，畢竟猜不出這小丫頭有多麼利害。

她倆先向杜爺抿抿嘴，很恭敬的立在墨姑娘近前，墨姑娘道：「快與姑老爺倒茶，你們兩個傻東西，連一點眼色都沒有」兩個丫頭倒過茶後，立在房門旁邊。

申墨雲命丫頭與杜爺倒茶，原是爲了無話引話，希望丈夫先客氣一句，便好警述自己一腔苦楚，不料大翠子倒茶後，杜爺依然一聲不響，望着天棚出神，這已經令人難過，更立起身來，鬚鬢要走的樣子。

墨姑娘再也不能忍耐，起立說道：「杜爺你稍坐片刻，客奴家把一腔心願向您剖陳一番，過此一往，你總然今生今世不再見奴，我也不致怨，我這裏不是虎豹窩，毒蛇窟，稍待一時，不見得於你有甚麼損失，你你你你爲何一刻都不能停留」她只說了這幾句言語，止不住雙淚交流，已經哽咽的不能成語。

兩個丫頭豎着眉頭道不得長短，剛纔的喜氣盈盈，變成中心惻惻，杜爺到了這時，纔將注視天棚的一雙目光移轉，向她投了一眼，覺得她這動作好生無趣，有心立時走開，又見黑丫頭立在門口，萬一讓她硬阻止回來，面子上太也難看，只得嘆口長氣又坐在椅上，勉強說了句：「你何必這樣

傷心，自甚麼委曲，何妨明說出來。」

她憑着赤心熱淚，好容易換出薄倖人兩句不很慰貼的話，總算他還不是石頭人兒，勉強抑制住悲痛情緒，拭乾眼淚，打起精神，換上一團笑容說道：「杜郎，我們的名分已定，我今天得與您談一席話，也就足慰平生，這裏沒有外人，只這兩個丫頭是我貼身使喚的，名雖主僕，實際是和親生姊妹一樣，尤其大翠子這孩子，跟我相從日久，我的滿懷苦楚她都知道，甚麼言語也不用背她們，杜郎，我自知貌陋不足以配君子，可是我們的姻緣並非偶然，你還記得我們青梅竹馬孩提時節唱的歌兒麼？」牽牛籬邊掛，你不娶來我不嫁，藤蘿繞綠槐，你不娶妻我不來」，你唱的那歌詞還記得否，我不曉得，我這歌詞却是印在童心，永遠沒有忘掉，並且印象日深一日，我所以矢志不嫁，就是由這歌詞種下根苗，及後你娶妻，我原想終身不嫁，可是事情不盡由人，您的蕭氏姊妹不幸故去，我情願委身補缺您還不應，我心已經冰冷了，可是中間我也有些奇遇，終於促成我們的夫妻關係，杜郎，你要知道這也不是偶然，大翠子，你把姑老爺的東西給取出來。」

大翠子答應着，從描金箱內取出一件東西，雙手捧與杜爺，杜爺不看猶可，一看這件東西，不由心跳神驚，顏色慘變，不禁哦了一聲。

您當甚麼東西會使他這樣驚駭，原來不是別的，正是妙音相贈的那柄飛龍如意匕，杜氏傳家之

寶，杜爺的驚愕不僅是重視寶器，她覺得這件東西當時丟的奇怪，今日見的更是突兀。

想起碧盧菴夜刺妙音未遂，丟失如意七的經過，至今猶有餘悸，究不知被甚麼人取去，據鎮國禪師轉到的函件，猜是被仙人取去，這時却由黑了頭手中交出，莫非申家器姑娘真有偷天換日的本領，不然這小黑丫頭怎會那麼利害。

他從丟失飛龍如意七，想到昨夜東河沿的經過，自己平生經過最奇怪的事，大概她們這幾位墨色美人都够人纏的，不然大翠子對小黑丫頭的訓斥怎會那麼難聽，由此推測，當時飛龍如意七的丟失，很可能是被黑姑娘取去，「強將手裏無弱兵」，無怪她的丫頭像煙火棍的張排風呢？可是她們的武藝緣何練的這麼高明，那就叫人難以猜想了。

她既有如此本領，亦足令人起敬，何況人家還對你綠窗待字，十載不嫁，這樣堅貞之志實在值得欽仰，如今老母稱心，親族公認，夫婦名分已定，你再不識趣，萬一她也一效河東獅吼，怕你十個杜小明也敵不得一隻胭脂虎。

他想到這裏，用驚愕的目光再看兩個黑了頭，比兩隻母老虎還帶威風，大概這姻緣也許是有數，他的思神像是一團亂絲絞在心頭，把憎厭墨姑娘的心理一半變成敬懼，只得重又坐下，臉色變的很溫和，陪了幾句好話，並說：「過去的一切不必再提，從今以後你我就是一體。」

翠姑輩十載癡心還能換得這麼兩句言語，心中略覺慰貼，面呈喜色說道：「杜郎我與你實陳了罷，你不要憎嫌妾身貌陋，我今來到你家，不過掛名君籍，名義上是你的妻室，實際上我是衝着妙音妹來的，沒有她我決定終老不嫁，你已經有了如花美眷，我又何必前來塞責，但是你有你的鍾愛，我有我的打算，我不但不與她爭房夕，並且你到我房裏我也不留，我的任務是與你伺候老母，其他的事情一概不參預，儘多不過生爛你幾斗米，死佔你一席地，權當府上多一個婢僕，於你也沒有多大損失，何事迫的你夜奔，我真不得明白，杜郎你仔細想想，我果不可恕，那我就……」說到這裏不禁又流下幾點眼淚。

本來她除了面貌黑一點，其他地方並不討厭，尤其對杜爺的癡心，人人感佩，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」，杜爺並不是不通人情的黑心蟲，察言觀行，怎能對她不表同情？自覺以貌取人太也狹隘了，並且人們都有見面之情，面貌熟了，心隨眼變，她這面貌除了顏色深一點，實際也沒有別的缺陷，劉鬍子說的何嘗不是很有道理。

起先還怕她是母老虎，癡着意中人的事，如今她既明白表示，看樣閨房之中或許不至撞破醋罏子，果然如此，那是最可喜的事情。

以前對妙音幾乎鑄成九州大錯，都是爲了自己狹隘，現在不可再蹈覆轍，他的心理這一轉變，

立時改換態度，向她說了很多安慰言語，把飛龍如意仍請墨姑娘收起。

墨姑娘道：「這是杜門傳家之寶，必須還與妙音妹妹保存纔好」杜爺笑道：「那你自把與她，我不當這傳達」兩下笑了笑，又談些閒話，須知勉強裝做出來的歡樂，和中心歡喜真情流露不一樣，初交談的時候，杜爺的言笑確是一大半勉強，及至墨姑娘歷述經過表明她的心志，杜爺衷心喜悅，現出誠懇態度和她細談衷曲，墨姑娘心之所期，不過如此，昨夜心靈所受的創痛，纔算得到一點補償。

談够多時，她歡顏說道：「杜郎我今與你約定，我這房裏不經相請，不容你來，並且現在您就請出，我要去伺候婆婆」她說完這話讓着杜爺頭前步出新房，墨姑娘便往老太太屋裏去了。

杜爺在室內待了半天，心頭已有點鬱悶，有心再到前廳，又怕武鎮北見面就打趣，自己悄悄的遛到後園散步。

且喜這地方一人未有，他欣賞着小園景色，思量墨姑娘說的話，心中起伏着層層思潮，覺得她並不怎的可憎，她的房裏不經相請不讓我到，這樣的約法三章沒有甚麼難做，我正可「東宮裏不要西宮進」。

他胡亂幻想一會，回到東壁書，信手取過一冊馬遷史，流覽幾頁，一陣渴睡上來，伏在几上悠

悠悠恍恍的入了夢鄉，一覺醒來已經紅日西斜，心驚睡的時間過長。

一出門遇着小姑娘說：「劉伯伯他們明日要回山東，我打算一同回去」杜爺道：「何須急急，無論如何總得流連幾天，我和他說」說着逕到前廳。

腳還未邁進門坎，武鎮北便打趣道：「我們哥兒倆請都請不到，當姑老爺架子大點沒有關係，可不要夜奔沒演好再一次白晝脫逃」杜爺並不管他打趣，正色向劉鉄玉道：「昨晚大哥賜教，我已完全領悟，決不會再開笑話，希望武爺不要再打趣了，適纔小姑娘說大哥要回山東，無論如何請流連幾日。」

劉鉄玉道：「小姑娘可住幾日，我同武老弟須早回去向郭大人早報喜信，希望你隨後帶着新夫人到山東謝謝大媒，也讓郭大人喜歡喜歡」杜爺點頭道：「這到使得，不過明天大哥是不能走」劉鉄玉道：「走不走明天再說，您這新婚蜜月時間寶貴，君子不以言費，您就請了罷。」

杜爺笑道：「我這幾天月令不佳，到處遭人下逐客令」劉爺笑道：「我這應該是逐主令，但不知您在甚麼地方會遭到逐客令，憑我們哥兒們豈受人逐。」

劉爺猜透他是被新夫人逐出，所以有這些話，杜爺也覺剛纔說的話有漏着，不禁微漲雙頰笑了笑走出，暗想男婚女嫁本是常事，但一到這時候就成了人家開玩笑的對象，真是奇怪的很。

好容易熬到晚上，候着新人回房，時間已經不早，滿想器姑娘既然約定，不有宜詔不許進房，正可借着服從闕令爲名，避到妙音裏房。

但是教人可氣的很，妙音竟同墨姑娘攜着手兒到那房裏去了，只得耐着性兒等一會，他想頂多也不過三言五語就會回來，誰知待了好些時間沒有動靜。

他信步走到庭院，仰觀朦朧月色，迎面淡淡柳風，幾片流雲和月光賽跑，蕩點繁星並長空爭輝，杜爺輕易不喜歌唱，這時觸景生情不知不覺的唱出「彩雲開，月明如水浸樓臺。」

唱完一段佳期，不禁暗笑，你唱這調調兒不合邏輯，張生是偷偷摸摸，你這裏名正言順，他這牆相從未必如意，你便闖轅門保險成功，何必在此傻等，直接到房裏看他談些甚麼，又有何妨呢？

一行想着走近新房門口，纔要往裏邁步，聽得兩人正在很密切的談話，趕緊縮回身子，暗想這轅門還是不闖的好，且到窗外聽她們說甚麼。

他潛蹤走至窗外，窗紙早有幾個孔隙爲自己方便，探頭向內張去，不禁使自己吃驚，墨姑娘雙膝跪地，眼含熱淚不知苦訴甚麼事情，妙音作色用力將她拉起說道：「姊姊您這是做甚麼，過去的事情休再提起，此後我們倆就是一體，伺候老母我早就佔住了，姊姊不能與我相爭，姊姊見愛就把四藍妮撥到我房裏用，我喜歡這孩子活潑」墨姑娘笑道：「就是讓我伺候您也甘心樂意，何況一個

丫頭她得到賢妹恁提拔，正是她的造化，藍妮還不過來磕頭。」那小黑丫頭走近妙音跪倒叩了個頭，妙音拉她起來說道：「我不喜歡這些俗禮，以後隨便活潑一點沒有關係，咱們回房罷。」她攜了小黑丫頭的手，向墨姑娘說聲再見，走出房來。

杜爺看的明白，趕緊躲開，心想爲甚麼單單看好這小黑丫頭，弄在你的房裏顏色多麼不配合，你真的用人使喚，難道還不難你挑選，他一行想着，潛蹤跟隨。

妙音同四藍妮剛進房，小明也隨着一步闖進，這屋子的陳設和墨姑娘的房間一樣華麗，只爲人兒漂亮，更覺得處處適意，他檢着靠窗一把椅子坐定，無心觀看室內佈置，兩眼緊瞅着她，可是妙音連眼皮也未翻。

欲答詢他說話，又無從說起，把「春宵一刻值千金」，連吟哦了四五遍，只管你覺值千金，無奈人家沒當蒿草，只向四藍妮說了句給姑老爺倒杯茶，四藍妮倒過一杯茶復向杜爺笑笑，杜爺又覺得一陣緊張。

杜爺一行飲茶，向四藍妮道：「春宵苦短，你不覺得累麼？小孩子怕不禁熬夜。」四藍妮笑道：「我不怕，三天五夜不睡無關係。」杜爺心說不識趣的東西，誰喜歡你這大精神？

他方在怪着四藍妮不知趣，妙音正色道：「她累不累與您有甚相干，用不着假惺惺，你往時心

似刀，這會軟似棉，我不知道是甚意思，您放心罷，我是不會虐待人的。」杜爺趕着和黑丫頭說話，原就是醉翁之意，想借此兜着心上人一開金口，果然她就借此發話，雖然語氣不大和平，終勝於金人緘口，她既先發言，正可乘機回答，她不和和平你只管和平，有甚關係。

杜爺笑容滿面答道：「她累是小，我怕賢妹您累了，該早一點休息。」妙音道：「她就不是人麼？怎麼她累就小，我累就大，您這不是拿人當牛馬使喚麼？我有夜課，休息還早着哩，我看您該回去休息了。」

她說話無論多麼不和悅，這時杜爺聽得都覺喜歡，只是「您該回去休息」六字，真使人不高興，笑道：「這裏就是我休息的所在，您還教我往那裏去？」

妙音正色說道：「杜郎，我說正經的，我的來歷您應該知道，我奉師命來你家，只在侍奉老母，至於夫婦之間，學姊爲你矢志十載，你今應該向她一慰過去酸辛，方不負義，不然你終生對不起她，我許下三年夜課，至今纔作了年餘，爲了夫婦關係，讓我前功盡棄，您也於心不忍。」

杜爺聽她這樣說法，不禁暗暗竊笑，好乖心肝，一時一刻我都耐不得，您還想讓我待兩年，那除非躲到「上窮碧落下黃泉」，讓我帶上望遠鏡也看不到你的影子，不然你就休想再支吾，遂笑說道：「甚疑夜課明課，我在此同你倆作，我看這屋子太幽雅，作夜課也好，做甚麼也好。」

他眼睜着妙音的神色，希望她報以笑臉，但是不體人情的她，臉色始終那麼冷，欲待向前和她作更進一步的親近，不識趣的黑丫頭又是寸步不離，當着她們，不能不裝點雅重，遂又無話引話的說道：「好屋子總得有好人住，不然『金盤玉碗貯狗矢』，也覺可惜」遂朗吟李太白的句子，「漢帝寵阿嬌，佇之黃金屋，咳唾落九天，隨風生珠玉」。

妙音聽得不耐煩道：「好好的一個人，竟是這般酸俗，你看這屋子好，就讓與你，我到別的房子坐課」說着立起身來要走的樣子，小明以身障戶說道：「您若走了這屋子的景像就變成『西宮南苑多秋草』，好不淒涼殺人。」

妙音見他纏繞不休，正色說道：「我是曾經出家苦修的人，夜課心願至重，並且作成之後於我的身命有莫大的益處，你既真心愛我，當不忍得破壞我」小明小聲說道：「甚麼是出家苦修，古人早經說過，『那個和尚不偷香，那個姑子不養漢』，」妙音啞道：「你不要造口孽，我在苦竹坪苦修，您也會看到，現在雖然身入流俗，心還是那樣，你須要往長處着眼，不要只顧眼前。」

小明只管纏擾，妙音終是詞嚴義正，解釋她苦修的道理，小明只說好話不靈，立起身來，假作鄭重說道：「賢妹，我和你說句秘密就走」妙音信以為實，靜聽他發話，小明附在妙音耳上細聲說道：「你何必這樣矜持，當日你賣唱營生，認識貴舉人，嫁買遇春，也像現在這麼忸怩麼？怎的那

時一見金夫，躬必逮」，這時就「恆其德貞」，我難道不如姓賈的姓黃的。」

在小明不過追求心急，拿最透脾的話讓她無話可駁，竟忘却「休揭人短，莫打人臉」的箴規，妙音的本性，不是下賤，尤其落溷沾泥，依黃嫁賈這件事最使她傷心，即便無人提起，她每一念及，也覺心靈欲碎，杜爺突然說出這些事情，別管是有心無心，用意何在，這樣刺激使她無法容忍，登時面色紅漲，雙蛾緊促，牙咬着下唇哼了一聲，冷笑說道：「你還想來欺負我，明白告訴你，現在你就欺負不了，你小春中的本領只可趕集赴會嚇莊稼人，我就全未放在眼內，我下賤是真的，歇衫舞扇從來就有人執掌，憑我的色相賺那些暈大頭的錢，並不缺德，別人揭我的短還則罷了，你……」

妙音越說越氣，小明也覺剛纔說的話太也冒失，但是話已講出口來，無法收回，只得改變口吻，儘說好話，並解釋這是鬧着玩，但也可憐，任你的俏皮變成蜜波蘿，人家並不答理，可是一口黃連早嚼在嘴內，苦味兒不能立時轉變，他好話還未說盡，妙音便差開他的話頭更沉痛的說道：「我爲甚麼下賤，誰教我父母貧窮，將我賣掉，但我也不能怨狠心爺娘，是怨世上這麼不齊，教存着賣唱這一行道，造成我終生不如人的污點。」

她說到傷心不禁淚下如雨，這一來却把小明慌了，急慌想不出怎樣說纔好，尋思她數說幾句消

消氣再轉圓，誰想她越惱，纔勸了一句你不要傷心，她拭拭淚痕冷笑說道：「我這眼淚是爲我貧爹娘流下，決不是博取狠心強盜可憐，你想想，你在苦竹坪的行爲，是不是比盜潑狠，我雖出身低下，比強盜心肝總還不低，可是那時你將我殺死我並不惱，這時你來欺負我我便不受，你覺你的飛龍如意匕很鋒利，但你要知道，比起我的掌中昆吾還不如一片蒿葉，這是公孫師母相贈，不信你請小姑娘鑑識一下，我現在並不是一個弱者了，再想欺負……怕你不能够，你再不走，我到婆婆屋裏一樣作夜課，藍妮，來，拿着匣子。」

小明萬沒想到她惱到這樣，把自己比作強盜還不算，直接叫起號來，簡直指出自己是無用草苞，她不是弱者，這樣挑戰法是武林中人最難忍受的，然而聽說她在仙山住過，眼前小黑丫頭都這麼難鬥，那見的她不更利害，草苞由她說，絕不可再向她逞能，更找跟頭栽。

一行想着趕緊立起說道：「我說話粗魯衝撞賢姝，該打嘴吧，但我不是強盜心，起始就是愛的作用」他很着急的解釋，妙音顏色略加和緩說道：「你如真愛我，何妨早走一步」小明雖還有千言萬語未能傾吐，但逐客令這麼緊急，那敢再事滯留，沒奈何連連答應幾個是字，「鞠躬如也」的退出閭門之外，小黑丫頭跟到門口，吧的聲將門關閉。

他仰天嘆一口長氣，向憶剛纔的關門吹燈滋味，萬分難堪，雖是她太無情，却也怪自己說話過

於沒有分寸，萬不該一口道出她的根底，當場揭短誰能忍受？她曠怪下來是無怪其然，「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」，把你比做强盜，正是「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」這是你自惹其禍，休怪人家苦竹坪那件事情，不用人家說你是強盜，自己追悔起來也覺強盜不如。

但那那裏知道我那時的矛盾情緒，一方恨着你，一方還是愛你，你誤認我心狠，和我誤認你下賤是一樣不正確，我尙有許多話想和你說，你偏一時不能等待，立刻迫我退出，難道你這就不是心狠，來日咱們得詳細折證一下。

他一行想着，信步回到墨姑娘的新房，室內雖有燈光，門兒却是關了，有心叫一聲，又想趕有約在前，她這時一定也是閉門不納，再碰個大釘子更犯不上，想到這裏立時退回，還是到前廳找劉武兩人談談。

出了東月門還到前廳，不想這裏的門也關閉了，小明拍拍門板道：「武爺，我來了」武鎮北聽清是杜爺的聲音，故意說道：「這寒茶水都溫，甚麼不要」杜爺道：「我是小明」武鎮北道：「天明再說」杜爺再說話就無人答理了，接着發出一陣鼾聲，杜爺心說你這傢伙更找別紐。

想到後堂和母親說說話，剛到中庭，見母親房裏燈也息了，知道時間不早，只得回到自己的小書室，這時的情緒，比下第秀才還懊喪，幸而這裏寢具全，他不暇拂拭，登床便寢，但也可恨，越

想快到夢鄉，越是睡不着，心頭一幕一幕的思潮湧起，人家娶妻是講究宴爾新婚，家室盈盈，你却弄的飽管閉門羹，直至今日還是獨宿空齋，最可惱的是朋友也拒人千里，老武這傢伙連門不敞。

他展轉反側多時沒有睡着，比及一覺醒來，業已紅日高升，過了早飯時刻，胡亂漱洗一回，纔想到前廳去，大翠子過來相請，有心索性不去，但恐再惹她們不願意，毫無興致的跟大翠子到了新房，曾經受過窘的地方，不用威武就覺有點森嚴。

他帶着四五分侷促，走進房門，却不由一喜，原來妙善也在這裏，曉妝初過，雲髻新挽，格外豔麗，鬢邊斜插一枝半開的海棠花朵，花照人明，人比花豔，花人相映更覺嬌媚，小明本來思量昨晚的事情悶着一肚氣，但一看見他的模樣已經消了八分，最可喜的一經對面，先向自己嫣然一笑，怎不使人受寵若驚，看樣她昨晚的煩惱已經沒有了，從今天一帆風順也是好的。

再看旁邊擺着一桌精緻席餽，正是熱氣騰騰，香味撲鼻，一對銀壺，三付象箸金杯，三把楠木鏤花靠背，擺了個三角形，都鋪着鶯鶯軟墊，妙善同墨姑娘將她擁簇到上面坐了，昨晚冷如冰霜，今朝暖似春陽，真令人難以捉摸。

妙善笑道：「這是我同墨姊親手烹調的幾樣菜，能不能對你的胃口不敢說，可是比廚子做的乾淨的多」杜爺說道：「好極好極，那有不合口味的道理」墨姑娘執着酒壺滿斟了三杯紅葡萄酒，說

道：「頭三脚難踢，杜郎的口味我們也不曉得，今天這菜恐怕未必吃的上來」妙普笑道：「那就看他品味的功夫怎麼樣？不過將來總會使你滿意的，不信憑我姊妹的手頭不比廚子高」說着略一推讓便吃起來。

各樣菜蔬魚肉，不但精緻美觀，更是香甘適口，杜爺行吃行誇美味，妙普道：「只要你不嫌，這屋的飯便不用廚子作」杜爺笑道：「好是好，只是您倆太吃力，我心太也不安」妙普恐姑娘一齊笑道：「只盼望你能體諒人，這點小事到用不着您不安。」

他們一行說笑一行品着美味，沒有多大時間，已經既醉既飽，這時真感到，「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」的室家樂趣，用飯完畢，想在此多流連一會，可是她倆竟到母親房裏去了。

自己在此無聊，又到前廳，武劉兩人正在談論着要回山東的事情，小明走進，武鎮北看看窗上陽光笑道：「春宵苦短日高起，從此君王不早朝，我們等你多半天了，不過這得原諒，人生有幾個如此良夜。」

杜爺纔想向他責問，昨晚爲何閉門不納，未待開口，他便譏諷上來，最冤枉是受了一夜委曲，有苦沒處訴，人家還和尋開心，本來想和劉鈇玉訴訴冤枉，並領教些應付方針，被武鎮北一鬧，又不好意思說了，遂笑說道：「武爺您不體諒人，昨晚叫門您不開，讓我一夜未睡好覺」武鎮北笑道

：「真奇怪，你睡不好覺也來找我，世上真大男子也負不起這責任，我還管得這些閒事。」

杜爺道：「休說笑話，正經的，今夜我是在書房睡的」劉鉄玉笑道：「那你自己愛清靜，這些事情還說甚麼，明天我們必須要走了，今早小姑娘已來說過」杜爺道：「無論如何再留幾天，咱們一同前往，劉爺笑道：「若在平時到沒有甚麼不可，不過這時你應該多住幾日，並且小姑娘已經說好了」杜爺道：「我同她說。」

說着便要尋小姑娘挽留，武鎮北道：「她這幾天每日同幾個孩子到北嶺打獵，昨天還打死一隻獾熊送了獵戶，帶回不少野雉，今早又走了，你就在這裏談一會罷。」

小明談了一會，又到書室休息片刻，刻刻盼念着黑天，已被柳梢月色送來，飯後散步一回，一直遛到妙音房裏，這時房裏很熱鬧，小姑娘、小娥、大桂，還有六姑娘同本族幾個女孩子，圍了一大圈，桌上擺了十來個菓碟，榛栗核桃桂圓桃杏乾，配着糖菓，她們一行說笑着，一行剝食，菓皮栗殼，滿地狼藉，四藍妮執着茶壺伺候這幫小天使。

小姑娘同六姑娘却拿了一對雉尾向妙音的髮後綰着笑道：「我們新鑾鑾配上雉尾真像昭君出塞」她們方在笑語喧嘩，杜爺一步闖進，小娥大桂便向前請安，小姑娘同六姑娘也住了手脚，室內寂靜了許多。

杜爺見小姑娘在內，笑道：「你們儘管玩」纔要和小姑娘說話，妙音道：「你在此她們玩的就不熱鬧，你到前邊去，讓她們小姊妹在此玩一會」小明暗想昨晚衝撞了她，惹她不願意，這時怎好再拂她的意思，心裏分明不願就走，只得連聲唯唯退了出來，聽得房內又是一陣笑聲縱起。

他轉到墨姑娘房裏，大翠子捧過香茶，墨姑娘接過，雙手奉上，舉案齊眉，不過如是，杜爺心內竊喜，她倆今晚都透着歡喜，必不至再和昨晚那麼別扭，他身雖在此吃茶，心內却惦着妙音房裏這時是不是已經清靜了，喝一杯茶的時間，好像待了半夜，但既已至此，就要多少待一會，不然豈不讓她看自己太沉不住氣。

幸而墨姑娘肯方便，坐了不多時，墨姑娘便促他走，真使他喜出望外，一行欠着屁股故意說道：「我就在這裏歇罷」墨姑娘瞪他一眼道：「你又怎麼的，我不是和你約定的麼？你須好好的報答妙音妹，趕快去罷」小明如奉綸音，立即退出，復往妙音房裏來。

未至門前便聽得室內還是那麼鬧，這時進入她一定還是不樂意，並且小姑娘在內作了孩子王，即便入內也不能起他們出去，萬一因着時間來的不對，遭到二次逐客令，那更糟糕，還是先不進去為妙，悄悄退回，到前院兜過園子，又復轉來。

這時來的剛剛湊巧，剛進屏門，那些孩子們和放蜂似的，從妙音房裏湧出來，各自回房去了，

小明喜氣洋洋，覺得這次是毫無問題，盤算着見面之後應該先說甚麼，苦竹坪那件事情怎樣和她解釋，他思前想後，情緒隨着緊張起來。

將至門口，心頭不住突突亂跳，纔要掀帘入內，轉上四藍妮嘩啞將門關了，最可恨的是這黑了頭明明看見自己來到，一聲招呼不打，就來個關門大吉，你準知道她不願自己進來麼？沒有法子，只有向前叩關，連敲了幾下，無人答理。

本來兩扇門板一脚可以踹開，可是這樣粗暴作法，又不知惹她怎樣煩惱，只得低聲喊道：「好妹妹，你開開門，我真的有要緊的話和你說」好話說了很多，裏面忽然一聲嬌斥說道：「你這人好沒來由，昨天怎麼和你說的，現在又來攪我的夜課，你再麻煩，我會隨着五行遁走，你不想想我是怎麼來的，再拿苦竹坪你那套把戲對付我，你想想能行麼？你不要癡心妄想，識趣一點早早退去，不然我是永不理你，四藍妮，熄燈，我要作課了，火燒水發都驚動不得我，隨他去罷。」

她沒好氣的數說幾句，四藍妮霧地將燈吹滅，一點聲息也沒有了，真是「門外與房裏，相聞不盈尺，云何咫尺間，如隔萬重山」，他佇立一會好生無趣，欲要發作也還有些顧忌，聽她的口吻，若能識趣，早早退走，還不是永遠不理，不然萬一惹惱了她，真頭走了怎麼辦呢？即便她有這本領，畢竟惹她惱了不如惹她笑了好。

想到這裏不由嘆一口氣懨懨退回，又是獨自一個到小書室睡了，一腔煩惱悽涼無人申訴，襟俚糊塗到了天明。

次晨起來，劉鉄玉、武鎮北、小姑娘等幾人車馬已駕，專待向主人辭行，小明聞知把昨晚一腔懊惱也忘了，急忙到前廳挽留，並懇多住二三日，擺擋家事，一同前往，劉鉄玉道：「我們是一日不能再留了，你還可稍住幾天」依着杜爺當時就要同行，劉鉄玉不肯，小姑娘道：「過日叔叔可與新嬖嬖同到山東玩玩，現在不能再流連了」劉鉄玉等同小姑娘拜別了杜母，杜老太太同杜府的男女眷屬，送至大門，叮嚀再來，小姑娘復向老太太及兩位新嬖告慰幾句，便請留步，小明獨送至東河沿，一聲珍重，黯然魂消。欲知以後情節請閱第九集。

